

# 卷一

##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目錄

### 奮字卷之一

#### 第一回

三首詩寫書門大意

十觥酒賀聖教功臣

#### 第二回

看書眼急雨淋瓠子之頭

揮塵雄談冷水澆葫蘆之背

#### 第三回

燈下茶毘兩個淫僧

虎足從風結識一條好漢

#### 第四回

未雨綢繆衣報德

劉璇姑降志酬恩

書名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一百五十二回 活字印本  
撰者 清 夏敬渠 撰  
卷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8  
編號 D86640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一百五十二回 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奮字卷之一

第一回

三首詩寫書門大意

十觥酒賀聖教功臣

昔人已乘白雲一作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

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一作芳草青青一作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

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以黃鶴樓詩入筆大奇

這首律詩乃唐詩時人崔顥所作李太白是唐朝數一數二的才人亦為之

閣筆後人遂把這詩來冠冕全唐以此詩冠冕全唐何與作者之事大奇論起崔顥的詩才

原未能優於太白只因這一首詩做得好便覺司勳身分比青蓮尚高一



層較量二人身分更何與作書之事大奇固是太白服善亦緣這詩實有無窮妙處故能壓

倒青蓮引入解詩春雲微展無奈歷來解詩之人都不得作詩之意自唐及今無人

不竭力表揚却愈表愈蒙崔顥的詩名日盛一日其心反日晦一日岩筆取勢

春雲再展直到本朝成化年間一位道學先生把這首詩解與人聽然後撥雲

見天纔知道青蓮閣筆之故作者之心遂如日臨正午月到中天未出解詩先贊

所解之妙百倍於貴百倍秘密便覺百倍精神是文家秘訣正是

不得驪龍項下珠

空摹神虎皮中骨再加二語百倍精神

這詩妙處全在結末二句從末二句說入春雲更展從來解詩者偏將此二句解錯所

以意味索然何嘗不眾口極力鋪張却如矮子觀場癡人說夢搔爬不着

癢處徒惹一身栗塊而已百倍於貴百倍秘密道學先生解曰屢呼道學先生但知

為解詩之人而已入筆通神此詩之意是言神仙之事子虛烏有全不可信也直入本意春雲

大昔人已乘白雲去日已乘是已往事人妄傳說我未見其乘也此地空

餘黃鶴樓日空餘是沒巴鼻事我只見樓不見黃鶴也黃鶴既一去不復

返則白雲亦千載空悠悠而已日不復日空餘皆極言其渺茫人妄傳說

毫沒巴鼻之事為子虛烏有全不可信也解得雪亮李商隱詩青雀西飛竟未

回君王長在集靈臺疑卽偷用此頸聯二句之意証據確切晴川歷歷我知為

漢陽樹春草青青我知為鸚鵡洲至昔人之乘白雲或乘黃鶴則渺渺茫

茫我不得而知也癡人學仙拋去鄉關往往老死不返卽如此地空餘黃

鶴樓而昔人竟永去無歸我當急返鄉關一見父母妻子無使我哀昔人

後人復哀我也故合二句曰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愁字將



通篇一齊收拾何等見識何等氣力精神意興何等融貫濶大掀翻金竈

踢倒玉樓將從來題咏一掃而空真千古絕調宜太白為之閣筆也解得確鑿

若上句解作昔人真正仙去則詩中連下空餘空悠悠等字如何解說已無

可且入仙人之境覽仙人之蹟當脫却俗念屏去塵緣如何反切念鄉關

且鄉關不見而至於愁也此更百愁字俗極笨極愁在鄉關更俗更笨無

論青蓮斷無閣筆之理中晚諸公亦將握管而羣進矣唐韋毅才調集注云黃鶴人名以人

名解之詩意更顯而作者願兼黃鶴白雲兩說者所以塞後人橫議之口

而引青雀西飛二句証之使僊人子虛烏有洞若觀火可謂斟酌盡善但

與作書之意何所干涉讀至後文始知作書之意正在道學先生所解如

於此而本傳之人早已出現不覺吐舌不收拜地不起道學先生所解如

此畢竟道學先生何人是本朝第一位賢臣姓名白表字素臣屹立一柱

解詩者何人是本朝第一位聖君年號宏治廟號孝宗皇帝又屹立一柱

書包括無遺妙在此時不過解詩聽解之人靈奇極矣而孝宗二字遠為未回一夢伏根真妙手空空也這賢臣何時解詩這

聖君何時聽解事尚在後且說文素臣這人亦用且說却絕無斷續痕迹是錚錚鐵漢

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羅星斗說他不求宦達却見理如漆雕說他不會

風流却多情如宋玉揮毫作賦則頡頏相如抵掌談兵則伯仲諸葛力能

扛鼎退然如不勝衣勇可屠龍凜然若將隕谷旁通歷數下視一行間涉

岐黃肩隨仲景以朋友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極有血性的真儒不

識交涼的名士他平生有一段大本領是止崇正學不信異端抽出另說方得本旨

有一副大手眼是解人所不能解言人所不能言惟有此大手眼方能崇正闢邪誘掖人崇正闢

邪故亦抽說。虛提一段括盡全書更無滴水遺漏記得成化元年朝廷命景王見濠太監斬直兵

部尙書安吉突出三人却並不犯實故毫不嫌至南京祭告孝陵確是元年事故



妙并赴蘇常兩府查閱江海門戶操兵防倭確是當年時事安吉至蘇州借觀人

才以三教同原命題試士素臣既不信仙尤不喜佛作詩兩首觸之由老人釋

春雲全展其詩云

深耕溉種在書田非種當鋤志已堅非種二字破同原妙性道朝聞甘夕死志果

而明新得止欲歸全志廣而大有此志方可共鋤非種豈知南極三千鶴不識西方

九品蓮轉出非種忽聽蠶然邪說起摩挲秋水拂寒煙收合鋤字氣足神完非種本指異端

而題既出此邪說則當鋤者即在出題之人矣老姦故當膽落

聖道巍巍百世尊那容牽引入旁門直破同字昔人附會成三教今日支

離論一元二教本錯同原更謬分作兩層說最是使者經綸從可識非調侃真實語諸生誦法

竟何存作此題文者俱當干下迂儒欲叫連天屈萬里燕京即叩關即字下得妙更緩不

及時刻極見慷慨激昂氣慨然較前首已緩此猶欲請尙方前首則自技佩刀矣

安吉見詩大怒欲褫其衣頂羅織其罪致之死地訪聞是蘇州府第一名

士但有孝行補出孝行並無劣蹟欲發中止惟記其名籍恨恨而已伏筆且道素

臣是蘇州府那一縣人何等闊闊有何勢力如此敢作敢為這文素臣名

白是蘇州府吳江縣人至此方如他書之緣起實敘忠孝傳家高曾祖考俱列縉紳父

親道昌名繼洙名字俱好言繼洙泗之道而昌明之敦倫勵行穎識博學由進士出身官至

廣東學道官名亦好年止三十卒於任所夫人水氏賢孝慈惠經學湛深理解

精透是一女中大儒伏筆生子二長名真字古心名字好寓絕仕進以全性素臣其仲子

也文公赴廣時路產一女落盆即死既死何必贅述水夫人既寡只此兩子愛子

如寶却不敢姑息督之最嚴以既寡而只此兩子彌死之迹復以不事姑息懸只此二子之迹所謂裁縫滅盡針線迹



也素臣生時有玉燕入懷之兆故乳名玉佳水夫人一夢文公夢空中橫四大

金字曰長發其祥伏後雙翎未展兼百丁介壽等回又夢至聖親手捧一輪赤日賜與文

公旁有僧道二人爭奪赤日發出萬道烈火將一僧一道登時燒成灰燼

文公兩夢摘出此書命名并括後文除滅佛老等事文公知為異端故尤愛素臣素臣幼慧方四歲

時即通四聲之學伏初兒兼為諸子孫曾幼慧者總伏一筆文公每置膝上令其諧聲以為笑

樂偶問其志願富貴否曰願讀書欲中狀元否不願富貴或顧科故復有此問曰欲為聖

賢文公頗驚異之十歲即工詩古涉獵史子百家不言經傳十歲前已通貫可知十八歲

遊庠後益事博覽精通數學兼及歧黃歷算韜略諸書性惡佛老遇佞二

氏者必力折之水夫人嘗謂曰佛老固謬妄但世人沉溺已深非口舌所

能挽何必好辨以賈禍上顧同原詩下照與和光等一切辨難素臣曰母親之訓嘗遵但本

性使然矯矯實難素臣於母命無不悅服凜遵獨此不敢違承即可見其本性殆所謂天授非人力也且冀百有一

悟亦為正道稍樹籓籬耳作書本意水夫人笑而頷之遂不復禁明知賈禍不復禁制亦是

天授故素臣應觀風之試忽見三教同原一題正性勃發遂作前兩詩以觸

安吉幾賈奇禍也與前敢作敢為呼應氣血流通融成一片毫無斧鑿痕迹水夫人有弟名雲字五湖

最愛素臣常稱為豐年之玉荒年之穀素臣半生因性耽隱逸一日挈家穀半生玉

而去不知所往伏筆五湖而外若此四字以彌伏筆之迹此頗可彌而必彌方是第一奇書有季叔名雷

字觀水族叔名默字何如俱與素臣同筆硯親友中申心真景敬亭元首

公金成之景日京水梁公匡無外余雙人等為莫逆交觀水嘗謂心真輩曰

使我等並居廊廟共行所學致君澤民雖臯夔周召所不敢居恐房杜姚

宋之盛尙當過之時心真等皆以為然抽敘觀水妙首公復請觀水月且諸人



觀水曰公等皆卿才日京用壯非絕塵伏筆即敗轅耳確合指素臣曰此視

所遭耳不幸則為龍比幸則其功業所至殆未可涯量括盡素臣一生心真等亦

以為然前一然已難此一然則更駕於皋夔等之上矣觀水固荒唐諸人亦何至附和若此蓋信其有闕邪本領得時而駕斯舉而措之耳

素臣妻田氏係河南內黃田翰林之女通詩習禮與古心妻阮氏共事孀

姑曲盡婦道水夫人亦愛之如女一門之內雍雍穆穆元氣盎然素臣常

思遨遊名山大川以廣聞見亦不可見故作陪筆且徧覽山川形勢物色風塵以為

異日施措之地如此遊學方是真秀才因兄弟和樂琴瑟靜好聚順歡然兼有賢母

訓誨學業日進遲而未發一日閱邸抄見宦寺擅權奸僧怙寵時事日非

不敢再緩自顧何人而不敢再緩方是希文遂請命於水夫人水夫人慨

然道知子莫若母故慨然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安可守溫清之細節忘率主之

大義耶母教如此從孝字推說更有雙管齊下之妙 素臣之叔何如知有遠行約了諸相好作

餞因梁公遠遊日京外出撤去兩人實止撤去一人妙只有心真敬亭首公成之無外

雙人等七人攜尊挈盒而來與素臣送行并邀古心入席成之欲取酒籌

行令敬亭道知己談心不必干以酒政還是講學論文罷是敬亭語亦見平日聚會無非講學

論文首公道今日為素兄餞行須借酒以壯行色酒籌太熱酒太多講學論

文太冷酒太少我等九人俱有素懷今日挨坐而來各言所志言畢者進

以巨觥各人俱酌酒相賀以志之高下大小為酒之數在乎冷熱多少之

間可乎即一言志必分三層委折而入且以冷熱多少生姿作致妙妙眾人皆稱善首公因令人滿斟一

杯送與心真道請教心真讓素臣一個讓何如道弟與古心在座素臣自然

不便心真道如此反主為客了愚年已過四旬落拓無所成就塵世軒冕



久已視之若無心胸壘塊固亦澆之不盡雖然竊有慕焉酈食其為漢之  
 迂生廷叱天子而神獨王魯仲連為齊之高士辭烹諸侯而氣不沮為人  
 排難解紛而不居其功與人休兵息爭而不避其禍此愚之志也說罷舉  
 酒一飲而盡首公拱手道此丈夫之志也悄悄小儒聞之掩耳矣宜進三  
 爵心真不肯勉飲了兩杯合席各飲如數次及敬亭敬亭不為虛讓一不  
 虛讓  
 因說道愚年雖未及四十聯而去日已苦其多功名之事等諸浮雲性命  
 之圖危若朝露欲寡過而未能思養心而鮮要目下探討程朱於主敬二  
 字稍有把持倘得工夫純熟不至如野馬無韁便是弟的進境了此外更  
 何所求素臣肅然改容道此聖賢學問非敬兄不能行非敬兄亦不敢言  
 在座諸人雖各有所懷諒無有出乎右者聯這必當賀三爵的了首公等

俱應道是敬亭也就不敢推辭大家都飲了三盃首公告過罪一  
 不讓而  
 仍告罪即說道  
 升之法得真儒即就現在官制而論亦須專責國子課教貢士如胡文定

公經義治事之法力行十年必有真士出乎其中然後分發郡縣使為司  
 鐸以教天下之士教有成者升之太學即士之升有多寡以定司鐸之優  
 絀其優者不必遷官但優以爵祿如漢守令故事如此數十年則人材日  
 盛教化可興矣敬亭道弟思獨善而不足兄已兼善而有餘聯宜進五爵  
 為天下慶得人素臣道禹稷顏回同道也是三杯罷因又各飲了三爵次  
 及成之成之道弟與何如雙人同志何如不僭客讓無外先說我等三人

同說可乎因及無外文法  
 一變無外持杯大笑不讓不告  
 罪而大笑心真問故無外道弟



自笑弟之志沒文理沒傷僮耳諸兄之志皆希心聖賢援引古昔聯麟麟絡

炳炳蔚然可觀纔算得志願至如弟者只知道把酒問天看花踏月焚一

爐好香撫瑤琴數曲烹一壺好茗讀楚些數章潑幾幅米家山水繡幾首

崔珏鴛鴦遇貧交緩急做籠不吝千金逢齷齪鄙夫老拳何妨一擊贈寶

劍於烈士拔佩刀於不平而已諸兄聞之得毋蹶然乎心真道樂己之樂

道不背乎聖賢憂人之憂情豈同於沮溺方將率天下孤寒向門頰首又

何敢笑應進三爵無外只飲兩杯眾人如數賀畢成之雙人何如同說道

我等之志齷齪卑鄙本無足道但不可匿而不陳不讓而讓我等所願者掄元

魁於鄉會占鼎甲於臚傳蜚翰苑之英聲著木天之清望量才玉尺桃李

盡入門牆藏簡名山神鬼皆為呵護老嫗俱拜樂天外夷咸知蘇軾顯祖

宗於鳳誥垂姓字於瀛洲而已說畢各飲了一盃敬亭首公俱贊道才人

本色名士風流宜賀三爵成之扯住不肯因各賀了一爵心真道如今要

請教古心昆仲了古心正待開言文法又變眾家人道景相公來了忽入日京如橫山截

水只見日京滿臉酒容一腔怒意氣冲冲的直走入來畫敬亭道吾弟在

何處飲酒因何發怒讀書人第一要涵養氣質不該有這般光景是敬亭語日

景道大哥句你不知原委先是兜頭一盃把兄弟要嘔死了畫素臣道日

京天性爽直必有原故敬兄且不必埋冤待日京說明原委再作理會一

要古心道日京餘怒未息畫且飲了入席三杯消一消怒氣再講不遲一

要先飲家人斟酒遞上心真道酒且慢喫待日京說明纔喫得爽利一

後說無外道我也急要聽個明白是無外且把酒歸了壺省得寒了一

說後飲歸壺

第一卷書 第一回



日京按住酒杯一個既不飲亦不歸壺說道悶酒易醉第一句却如此意思想不到我在家陪一極

不相知的至親妙不知喫了幾杯妙送他出門就撞了這一樁悶氣妙把

酒都湧在心頭那裏還喫得下說了半日仍如未說令讀者心嘈且待我說明了喫一個

爽利罷各位來約值我外出直到昨日二更天回家方纔知道一早就起

來偏撞着這位至親只得陪他喫了點心吳人謂餅餌為點心就對他說公席餞行

的話他說早著哩我們許久不會正要敘潤難道只有文素臣是朋友嗎

首公欲問那至親何人却被無外止住情外之情畫外之畫妙妙日京道我那時心裏

就悶得慌該沒奈何畱他喫飯被他絮煩一個沒住頭也不知他講了些

什麼話直陪他喫完了飯奇話竟可不陪吃完畢乎送出了門一徑往這裏來到得縣

前平白地擁出許多人來把我截住在那邊只見有七八個人都打得兩

腿血淋看的有整百人一片聲替他叫屈說是真正奇聞因笑道畫我那

時就把餞行之事閣起擠進去細細根問纔知道那二十五六歲年紀白

面孔額上有一個大黑痣的不特問話并細察其貌含有憐恤冤枉語叫做屈伯明首公失驚

道屈伯明是貧而有志的人他為何事他也是秀才這瘟官難道就敢加

刑嗎日京現講本可不問却因失驚不得不問無外着急道現是牽枝帶葉的說了這半天還

沒頭沒腦首兄怎只顧打斷他的話頭只顧二字冒前欲問何人日京道打的却不是

他他住在北關外訓蒙餬口至此方直敘其事于呼萬喚始出來也有妻子何氏相貌端正

不知那一日來了一箇五臺山化緣的和尚說會祝由治病叫做行曇伏筆

看上何氏幾番到他家去募化何氏回絕到前晚三更天行曇撥門進去

脫衣上床竟去強姦何氏何氏不從極聲喊叫隣人聞聲赴救被行曇打



傷了好幾個赤體逃跑開動了一關的人直趕到幾里路外纔擊着了因

這賊禿跑急了黑夜慌張跌在一箇野坑裏滿身臭糞纔被眾人捉住到

館中叫了屈伯明一同進城解官審究縣官不肯坐堂奇押坐班房裏面

今日纔叫進去將受傷并捉獲的人打得死去活來更奇說是隣佑地方並

非應行捉姦之人又未在姦所捕獲遲日坐堂為尋此出脫行曇之律故將行曇竟行釋放

罵也不罵一聲奇大屈伯明上去叫屈縣官不理立時攆出我那時恨不得

撞進縣去打這賊坯一頓奈是白衣伏筆也沒有這個道理賴有此句否一則竟是亂民

路越想越氣幾乎把肚皮都驚穿了不料走進門來又受大哥一番埋怨

縮轉敬亭作一起訖無外一面聽一面摩着肚子道這須用去年三月初頭那響雷

伏筆神化極矣把賊官賊禿一斧一個登時劈死方出我胸中之氣畫無外敬亭道

我不知就裡所以埋冤若是我在那裏也要生氣古心道總之是箇和尚

便有五六分可殺的了姦邪賊盜到了無可奈何就去削髮避罪不愧素臣之兄

但尚落第二義今日強姦之事本不稀奇但可恨縣官枉斷真屬千古奇聞成之

道柯渾是廣東人伏筆廣東有許多州縣婦女以行奸下蠱為事夫男明知

不禁隣保捉姦柯渾必反以為奇聞嬉笑甚於怒罵心真道丈夫不在家婦女喊

救隣保若不赴援必至失節後已於姦所打傷多人赤體被獲豈猶有誣

擊之事而云非姦所捕獲柯渾也是科甲出身如此斷法真屬喪心何如

道柯渾喪心必得惡報但何以如此喪心其中定有別故伏筆首公道伯明

有志之士此番冤抑焉知非激之使奮仕途狹窄恐非柯渾之福不特正伏兼能

反伏雙人道行曇強姦未成應得重罪而脫然法外真屬不平敬亭道行曇





亦必得惡報豈能終逃法外耶伏筆素臣太息道水有源木有本姦僧肆惡

總恃佛為護符安得掃除蕪穢為拔本塞源之治哉獨出海論容納百川擊動本意靈妙無倫

成之道事已如此空言奚益我等且完正事鄉鄰之鬪暫且閣過一邊此數

語謹記待他日各有際遇再行廓清未晚伏筆因將席間言志飲酒之事向日

京細述一遍道如今就輪着你了續筆家人們早已添上杯箸把原斟的換

過細日京更不言語連飲三杯畫說道小弟之志微類心真無外兩兄而

與家兄輩則迥乎各別聯絡弟性粗豪未嘗學問也不識理學淵源也不論

詞宗同異也不耐煩與腐儒酸子鎮日沒傷儀的歪纏遇有際會捫虱而

談下馬作露布上馬殺賊如耿恭班定遠輩立功絕域圖像凌煙倘時運

不齊便牛角挂書鼈頭飲酒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一腔熱血徧灑孤窮吾

願已足諸兄得毋笑其狂且嗤其妄乎首公道這纔是英雄作用宜為心真無外

所贊至首公亦贊則餘人可知且見首公等俱非俗儒也覺弟輩所言不脫俗儒腔調此一席話幾如

羯鼓解穢矣因喚人斟上五爵敬亭道舍弟粗豪首兄不責其率爾反以

五爵相賀殊非朋友之道是敬亭語日京止肯喫一杯被首公心真無外勸足

了三杯日京請問古心之志古心道弟本拘迂初無大志惟願取科甲以

顯親絕仕進以全性綵衣侍母青瓊課子種幾株脩竹搨一本蘭亭耳聽

些好鳥枝頭眼看些落花水面我尋我樂吾愛吾廬而已心真成之無外

俱贊道古兄之志進不求榮退不遺世養親教子篤盡天倫閉戶讀書自

得至樂較我等所言奚啻上下牀之別宜進五爵古心止受一爵被敬亭

苦勸復受一杯眾人賀畢未及素臣素臣命童兒奚囊拏過花箋一幅援





筆書古風一首

以詩代說  
文法一變

其詞曰

深山之深白雲封青天白日無人蹤擁書萬卷圖百卷千缸葡萄雙  
芙蓉一發書一披圖時乎嘻笑時嗟吁嗟吁嘻笑兩無極芙蓉光芒  
射四隅山間靈怪走欲盡指天直落日中烏雙劍入匣破泥壘光凝  
琥珀浸頭顱高歌太白囊陽句清風明月來相娛上方星斗供攬擷  
下視塵世如螻蛄君不見漢兩京晉三都斯文空在人俱無江水東  
南流不轉功名富貴真土苴讀書舞劍更酌酒此樂那復思銅符山  
中雲雲中山爾能容我之癡頑與爾百世常相守魂魄安能離此間

才氣真李律法  
真杜唐人所難

素臣寫完道此鄙志也眾人看過俱譁然道詩雖絕佳不過淵明无功之  
流何足以辱素兄

淵明亦大可托而眾皆譁然  
素臣才具取信於友如此

知己相聚乃有隱情該先

罰三大杯重復宣示因大家立起身來逼着素臣飲酒素臣無奈立飲畢  
拱令還座然後說道弟之本願實止於此諸兄既眾口一辭弟亦卒難致  
辯弟向有一夢想本不可以言志今被諸兄相責只得也說出來以博一  
粲慨自秦漢以來老佛之流禍幾千百年矣韓公原道雖有人其人火其  
書廬其居之說而托諸空言雖切何補設使得時而駕遇一德之君措千  
秋之業要掃除二氏獨尊聖經將吏部這一篇亘古不磨的文章實實見  
諸行事天下之民復歸於四天下之教復歸於一使數千百年蟠結之大  
害如距斯脫此則弟之夢想而不敢妄冀者也心真等七人俱以手加額  
極口贊嘆道此非素兄不能行非素兄不敢言不朽之功無疆之福古昔



聖賢所實式憑之者也我等俱在下風矣宜飲百觥賀亦如數日京復撫

掌道我受着一肚子惡氣正沒發洩如今素兄要除滅佛老行曇這厮定

該梟首示眾這劊子一缺舍我其誰榮拂涉趣何如道百觥太多在座也沒幾

人能飲此數各飲五爵無徒慕虛名而無其實也無外道有此非常之志

必受非常之賞五爵斷不足酬從三十二十觥減至十觥素臣被眾人逼

著只得飲了十大杯眾人俱賀十杯成之量窄無外代飲如數多人言志最易複沓

呆重今觀其大處則先抽敘觀水雷梁公後補而日京遲到夾敘別事以隔離之成之等三人同說素臣則以一人連說兩番既極靈變乃至各說

各贊各飲等小處亦無筆不換絕不雷同更何有複沓呆重之病無外更與日京心真你一杯我一盞向

素臣複賀更靈變更人情大家喫得盡醉首公問素兄此行先往何處專是遊學

抑有別故何日起身約於何日回家臨期我等好來接風再圖暢敘素臣

道弟此行欲先往江西登滕王之閣望豐城之氣泛彭蠡之湖躡匡廬之

頂歸途則由山陰禹穴以探天台雁蕩諸勝諸境大半終身未到靈妙之至如蘇黃門之

欲以名山大川廣其志意非有他故也出月初二日即行歸期未可預卜

大約少則三四月多則半年多固不應少亦不應靈妙再與諸兄把臂日京道休聽素

兄瞎話那裏是遊學韓太尉且靠後肯學蘇黃門他的心曬乾了比筮斗

還大哩一語道破妙在虛活素臣笑道昔人云膽欲大而心欲小若果如日京所言

則弟為天下之妄人矣辯而不辯妙妙雙人道聞學憲已經出京不知先按何地

還須速歸為妙伏筆素臣笑道笑同情異韓太尉蘇黃門則吾豈敢聯絡尚不至如

村學究戀戀於雞肋耳遂大家一笑而別素臣擇於成化三年三月初二

日起身諸言志者俱來送別獨有日京不知所往伏筆素臣拜別祖先向水



夫人房中叩別聽了囑咐

此內有暗伏

別過兄嫂囑妻田氏小心侍奉吩咐老

家人文虛夫婦紫函冰絃兩個丫鬟在家照管

次出文虛夫婦紫函冰絃

帶着小童奚

囊別了送行親友竟望江西而來正是

馬當風想勝王閣

文種潮生西子湖

總評

或問解黃鶴樓詩固屬高妙特崔司勳非不信神仙者其臨華州詩云借問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地學長生則此詩本不作此解曰不作此解詩便不佳并諸跌頓虛字俱講不去古人作詩每避熟就生不肯人云亦云咏黃鶴樓詩云無不頌神仙者故以子虛烏有翻之此避熟就生之法也如青雀西飛一詩斷難以頌神仙解之而玉溪先生亦豈不信神仙者邪何其言神仙之子虛烏有與司勳如出一口也司勳玉溪皆非道學中人作者因此黃鶴樓詩以神仙為子虛又未經前人道破故借之以作入筆亦避熟就生法也其引玉溪詩者殆即恐後人有此一疑耳玉溪集中涉神仙者不一而足其獻從叔一首則通首皆頌神仙矣亦得云青雀西飛之詩本不作子虛烏有解邪

此篇入筆出筆總論略言之矣而細微曲折之處其靈妙更有可論者此書為闢除二氏而設他手入筆必雙提佛老作者乃專提老氏後始兼及釋氏三首詩分兩層說入專則素臣所解兼則素臣所作專則一首兼則兩首夾敘日京一段又專論釋氏不及老氏直至素



臣言志然後雙提佛老總不肯下一直筆呆筆武夷九曲以曲取勝此文入筆亦然

專及老氏卽提出宏治素臣以定一篇之綱領兼及佛氏卽提景王靳直安吉以清全書之眉目振裘者必挈領建屋者必築基文法之秘莫大於是矣

以三夢起以一夢結以三詩起以一詩結皆此書極大關鍵而總論未及何況其餘實緣身入寶山徧地琳琅美不勝收目不暇給故也引伸觸類不能無待於後人閱者尙垂意焉

甫出素臣卽繼以路產一女落盆卽死旣已落盆而死何必贅述善讀者必將深思其贅述之故及讀至只此兩子愛之如寶等句方知其意跌重下文便撇去不思明宗以間而使人思復彌其間而使人不思顛倒後世才子之心思而簸弄之遮瞞後世才子之眼目而蓋覆之神矣化矣

赤日發出萬道烈火將一僧一道燒成灰燼明伏後文而不嫌其直以夢固靈物也中國外夷道觀僧寺安可紀數故須萬道烈火而所燒實止一僧一道何等包括何等明白

日京入席時容貌辭氣活畫出一位豪爽莽直英雄氣象真虎頭道子寫生手也無外摩肚亦是寫生然自是無外不是日京

十人言志一段大文正文中夾入十人論姦事一段小文閒文以激盪之非止橫山截水法也而人各一論或莊或諧或詈或慰無一筆



雷同其伏後文諸事如帷燈匣劍奇妙極矣尤妙在素臣一海論與後文關除本志默默相感脉脉相通更不辨孰爲大文孰爲小文孰爲正文孰爲閒文此之謂神化

素臣言志本可卽出正意而復用古風以離之總不肯作一呆筆直筆武夷九曲只此一回盡之矣

素臣言志卽出正意亦非呆直而加此一曲便極靈活將平生本願翻作夢想一若古風所云乃其真志者然如珠走盤令人目光閃爍不定真是奇觀

文章加此一曲固入妙矣而知己相聚乃有隱情如衆人公論何妙在開後局一回卽借衆友違心之譏敘出素臣避世之念而証之以梁公雙人嘆之以長卿遂使深山一歌絕無可議所謂筆補造化天無功也前輩有云讀才子奇文一毫性急不得余於此書屢疑屢論屢悟屢悔始信其言爲不易之論

合看開後局一回則此古風又是本志關除佛老實是夢想翻手爲雲者覆手卽爲雨烏兔任其擲弄迹象化爲虛空其腕中真有鬼物憂則違之違則行之素臣本志合之則一而分之則二者也而關除佛老之事任重道遠勢格時違卽得明君委任亦難必行其志真有如夢想之未足憑者作者不過據實而書讀之已覺凌空而舞始知奇文不外乎實理妙境卽生於至情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奮字卷之一

第二回

看花色眼急雨淋瓠子之頭

揮塵雄談冷水澆葫蘆之背

素臣下船望江西進發到了杭州關上要往江頭僱船忽想起西湖特遊便非

遊學本懷忽想起三字靈妙雖不過遊觀之所却也名擅東南現在足邊不在足邊即

何妨一為拭目因向昭慶寺尋了下處安頓過了行李一個小沙彌跑進

房來說家師太奉拜隨後來一個雄壯和尚笑容可掬的向素臣行禮一

眼看著奚囊寒溫了好些套頭話寒溫好此三語正寫一眼素臣問他名號

方知那僧法號松庵是本寺住持結交官府甚是勢要素臣兼問名號松庵止言其號并說



出頭銜聲勢也生得暴眼像赤腮像油頭像紫面像一部落腮鬚更腦後項間青

筋虬結須像所以法號松庵。此係第一所見故素臣看去知非良善估

量着有膂力會拳棒脚步尚不甚牢實想是酒色淘虛的緣故幸喜囊中

無物自揣力量還制得住他遂不放在心上疑陣讀者必料其松庵別去

用過晚膳將房內牆壁房外路徑細看了一遍疑陣讀者必料收拾安寢

奚囊乖覺將自己帶的一柄防身順刀藏放裏牀褥下疑陣讀者必料奚

寫奚囊會武為到一更之下素臣聽得隱隱似有男女謔笑之聲伏何又

遠遠聽得婦女悲泣聲息內有石氏謔笑出窘悲悄悄問奚囊却絕不聽見

寫素臣神耳若奚囊亦得聽見便非情理次日起來早膳過吩咐奚囊帶些銀錢為潑麵鎖了

房門為後無出了寺門到斷橋邊四望只見青煙橫抹曉山紫燕斜翻春

水畫。那時正是艷陽天氣花香陣陣從湖邊撲面飛來畫頓覺遊興勃

然一徑往六橋走去早已畫舫疏簾映出芙蓉粉面烟隄嫩柳拖來桃葉

香裙一聯舟中一聯隄上素臣心在湖上一心覽勝且往來仕女都是塗

脂抹粉繞翠圍珠無一個天然秀色可入素臣之目者調侃游女擡高素

金遂把這些粉白黛綠鶯聲燕語都付之不見不聞一路高瞻遠矚要領

略湖山真景正走之時只聽奚囊說道那一個好像松庵和尚忽入素臣

上前相叫要問他由岳墳到靈隱的路那知這賊禿一雙毒眼緊射在湖

中一隻大船艙內引目不轉睛睜睜地呆着那裏聽得素臣聲喚畫出毒

神素臣暗笑果然和尚是色中餓鬼以正筆作遂向湖中望去只見一隻

大船打着撫院旗號暗補於此有一個白鬚老者同一個和尚在艙內坐



譚引後面一船門窗俱閉並沒女人蹤影妙暗忖天下事有三屈想是和

尚與松庵認識在此聽他說話以翻筆作正筆尤妙遂丟過一邊也不再去看忽

放打算別問路人疑陣讀者必謂謂岳墳遊魂隱矣那知走不多路陡然黑雲四起雷電

交作大雨如傾盆直倒下來引急折轉身只見遊人仕女個個如喪家之

狗落水之雞男人也還罷了只有那女人被雨其實可憐抽說女人戒游女也只見

粉挂腮邊水洗觀音金面畫脂淋項下油揩隣婦青唇畫髻散髮拖

枉着三更天四更天出門時許多妝扮珠狼翠籍借的張家嫂李家

嫂進門時何物賠償調侃却逼真一片黏連濕袴濕裙裹雙腿好似了叉

蘆葦畫渾身膠結單衣單襖堆兩乳猶如泡脹饅頭畫亂紛紛抱子

牽夫鬧嚷嚷呼娘覓女足慌泥溢路滑臂蹺畫幾陣風來色色牽渾

身發抖畫一交跌去哈哈笑兩脚朝天畫○游戲之中具有諷誠詞亦工巧

素臣此時渾身浸濕寒冷不過為三杯地步休說没工夫笑這些女子頂哈哈笑也

没心腸去憐恤他只辦着自己走路無奈奚囊年幼跟隨不上非寫奚囊無用正寫

素臣矯捷素臣把手拉着且拖到一個亭子邊來那雨勢比前更大引素臣看

那亭子內有多少女人擠着因亭小人多並至挨肩擦背没些空縫素臣

把奚囊推入自己却背着亭子站在階前石上亦可少遮背後奚囊道相公何不

擠上來素臣道男女捱擦不便你是孩子家尚不妨只聽得亭子內有人

叫道文相公不妨這亭子是公所是又不是姑娘們建造的是他若怕男

人就不該進亭子來了是相公何必這般道學是句句不是素臣尚未回言

未回只聽一人說道我們雖有男人都是同着女眷先擠在內沒法誰似



你和尚強擠入來搥擦婦女難得這位相公尊重不肯進亭是極好的了  
你偏要叫他進來少停雨住了合你講話並無一句狠話素臣回頭看時只見松

庵和尚忽入松庵擠在三四個女少年中間擠必少年亦必中間否則絕無情趣顧此失彼也一張嘴

兒差不多要貼向一個女人眼皮上去松庵高長婦女矮短即低頭湊就亦只貼得眼皮否則竟合嘴也

那一簇松毛已半指女人頸項是落腮鬚素臣怒從心起本要發話未發話好却見

松庵剔起兩道濃眉睜圓一雙兇眼大聲嚷罵道你這活烏龜惡連女人俱罵你

敢放屁你既要惜女人的廉恥就不該放妻女出來賣俏莫說大家身上

都穿着衣服就是光著身子你也怪不得別人惡便落了便宜也只好算

做上門嫖罷了更惡你說要合我講話你睜開龜眼認認我是甚人橫連昭

慶寺松庵大老爺和尚本有老爺之稱加一大字使極聲勢都不認得橫這等瞎烏龜惡只可

燒湯連跟馬屎馬屎細妓女都騎驢馬故穉琵琶都去不得更於烏龜中分糞桶也有

耳朶敢在虎頭上做窠橫少刻雨住了且送你到縣裏去打你三十毛板

橫連你妻也撻一撻指出掉些水氣言撻出尿頭來也橫極纔知和尚的手段哩不

大老爺只云和尚對針這和尚句說只見發話的人嚇得面如土色再也不敢做聲只見別

的男子都嚶嚶嘍嘍埋怨那發話人只見那些婦女臉都嚇青了要吊下

淚來三只見簇寫松庵聲勢素臣如火上添油因礙着許多婦女擁擠在內動不得

粗肚裏思量且待雨住人散之後歷數其罪痛打這廝出氣拚得別尋寓

處却是氣悶不過此時若一發作後日鸞吹亦無處歇正在轆轤只見身

邊走過一人又只一見別開出世界說道家翁請相公上船一會因雨大不能自己

上來奉請吩咐小的致明請相公休怪鄭重之至素臣道你老爺是誰因何請



我船在何處這樣大雨如何去法那人用手指道那一株大楊樹下不是家翁的船嗎相公上船便知不說小的現拿雨具不多幾步就到船上雨

大得狠休要擔閣了素臣此時已被暴風冷雨弄得渾身抖戰為三杯巴

不得有躲避去處遂不暇細詢一細詢便少無限氣色急急穿換了搶至船邊跨上

舷去那家人把奚囊駝在背上雨傘遮着隨後下船忽又放船門口站着

一個白鬚老者滿面春風的迎接素臣入艙素臣脫換雨具便要施禮老

者道且慢吩咐一個小童到後艙去說取我的衣服鞋襪出來鄭重伏侍

這位相公更衣過進來請我向素臣告便退入中艙小童擊出衣袴筆物

候素臣換過將換下的收拾進去素臣一眼看見小童眉目秀媚異常宛

然女子却又又是貴相好生怪異伏筆因已請出老者來便又向前行禮老

人又道且慢屢作折筆極寫主人情重因讓至中艙令家人奉上一大杯熱酒說先生

受寒了且喫三杯衝一衝寒素臣因被雨久淋身子如在冰缸內一般正

用得着這杯熱酒遂略不辭讓連飲了三杯就覺一股陽和之氣從丹田

內詡詡發揚須臾四肢百體都活動瀟灑起來笑道老先生真回春手也

不謝之謝即便行了賓主之禮非老者不讓和光不正要就坐日中老者

把手一拱道此位禪師法號和光是當今賜紫鄭重語試現坐靈隱方丈

舌具廣長胸多智慧先生且見過了好求禪師指迷非寫未老信佛素臣

只得看那和尚乃知有意非生得面如銀盆眉如偃月畫鼻直口方耳長

額潤畫雙瞳閃爍有光一背豐隆多鬣畫約有四十五下年紀身披深紫

暗龍袈裟足穿大紅朱履畫光着一顆滾圓肥頭頭頂上夾着龍眼核大



紫紅色的九十大疔

畫松庵有寓意可畫此無寓意何以如畫緣世上國師禪師皆此等相故也

素臣一面答

道晚生止識儒宗不解禪理求教到也不必

即為唐突語

一面說遂要就

坐

日中無人

老者慌道

不慌則已坐矣

禪師是方外尊宿兼之年長自然該首坐了

虛

筆但這位先生既不好禪應以世法相見聽口聲不似浙中禪師現在駐

錫湖上

此數語已派定素臣上坐

還該是那位上坐

此又作商量語

這倒要憑禪師主張了和

光無奈只得虛讓了一讓那知素臣本性最惱和尚就是老者主張坐在

下首他也斷不肯依甯可仍到大雨內去站着的

補出素臣本領更周也否則全仗老者主張也

况老者之意分明要他上坐於是並不謙遜

略一遜和光即坐矣

竟拱一拱手向那

第一位座邊站立

疾極遲即便失

說道有佔了

目中和無人

和光見這般模樣氣破胸脯

又不便發作只得快快的坐了第二位

正為素臣豪氣所攝

老者坐了主席吩咐另

換席面先送一道茶來茶罷素臣問道老先生尊姓台甫貴鄉何處晚生

素未識荆因何忽蒙刮目許以登龍伏惟垂示老者道學生姓未號澹然

祖居江右因探親來此偶爾游湖小份們說岸上有位相公被雨因恐擠

了女人不進亭中許久立在雨內渾身透濕又說一個僧人反不避嫌強

擠入亭又招呼那位相公進去與眾人嚷鬧那位相公總不理他學生深

以為難

小處看人相士之訣

因到前艙望見尊品是一位福德俱備之相

可見未公原是精細

故斗膽叫人奉請不識先生姓名居址貴庚幾何曾否締姻

四字帷燈匣劍

家中

更有何人因何事至此乞道其詳素臣道晚生姓文名白祖居吳江今年

二十四歲

素臣年紀至此始點錯落之至

先嚴早背寡母在堂長兄名真拙荆田氏因慕

貴省匡廬之勝竊懷黃門游學之恩故漫遊過此邊為雨苦正在無聊得



老先生拔之泥塗感且不朽澹然把眉一蹙何故蹙眉真有哈哈大笑惟燈重劍之妙

而哈哈大笑立起身來道已為受不料無意中忽遇故人之子老姪竟呼

妙如此少年老成豪邁不羈意中之素臣吾友為不死矣素臣急起立問

道老先生與先嚴交誼晚生因幼而失怙竟未深悉伏乞詳示澹然道先

嚴鉅菴公官僉都時與令先祖司成公為道義交老夫任戶部員外時令

先尊適為戶部主政尤為莫逆彼此通家往來那時老姪與令兄俱在襁

褓一取存真一取尙白早有此名老夫至今不忘因一官匏繫近年退休

又值妻亡妾喪家難頻仍與老姪處遂成陌路而世嫂賢孝之行老姪岐

嶷之狀時結於心時觸於目前日來此纔打發小价到吳江問候不料反

於此地不期而遇真是快心之事此宜哈哈大笑也素臣方豁然道原來

就是翀然老伯此番出門家母命小姪至豐城來叩謁老伯伯母此語暗

聽了囁不料伯母已經去世深可傷感家母說那一年賜弔先父時老伯

尙未有世兄有一位庶伯母正懷身妊是男是女叫小姪問一確實這位

庶伯母想正康健這位二字細因小姪向失祗候方纔老伯說的台號又

未確知以致覲面茫然罪真擢髮矣澹然道當初老夫賤號原是翀然本

取飛翀之意後來退休於家絕意仕進故改號澹然改號之故說老姪無

從而知更有何罪老夫因無子纔置一妾答素臣這所生是女至今藉以

娛老含蓄後來又生一子一女一虛可惜一子夭亡止存幼女又是老夫

之累慢慢與老姪細談罷素臣從新出席執子姪之禮澹然亦竟受了兩

禮素臣要移座向下澹然道不消我這是主位總不使和因仍舊坐下了

光上坐妙

第一卷書 卷之一 第二回



家人早已擺上酒肴是半葷半素和光不飲酒止為設茶澹然素臣兩人

敘出世譜益加親密說說笑笑的講一會家常述一會世誼說一會故鄉

風俗不知不覺都飲至半酣却把和光關在半邊猶如冷廟內的泥神熱

氣也沒人去呵他一口是有心是無心試一參之撇得他冷清清地喜不得怒不得耐

不得又發作不得面上紅了白白了紅心頭一股冷氣不住的從喉嚨裏

要鑽出來真是赴呂太后的筵席如坐針氈一般總為素臣豪氣所攝須知他兩人那

裏知道只顧敘他的舊情驚他的新遇熱鬧不過快活異常這也罷了不

覺酒多生話話多生節堪堪干連到和光身上來以上已如厝火積薪之下此乃扇之以風澹

然道適纔被雨的和尙與老姪如何相識問得素臣道小姪幾乎忘了對

非所因問家人這和尚可在亭內忽又提家人們回覆已去澹然聽着窗

外雨聲道至此方聽這雨比前更大如何去的家人道老爺與文相公敘出世

誼的時候那雨小了有頓飯時那些女人被和尚擠擦不堪便趁這雨小

都磕磕撞撞的掙往前邊去了那和尚見婦女俱散又到我們船邊來探

頭探腦家人固謂松庵至船邊探頭反是餘文不知松庵實因窺探後被

小的們嚇叱了幾句方怒吼吼的走了去畫忽又老爺們說話熱鬧故不

覺外面雨的大小了澹然掀髯笑道真所謂聽而不聞也視亦老姪你如

何相識起這和尚來素臣未素臣道那和尚叫做松庵是昭慶寺住持小

姪貪其近湖就寓在他寺內故此認識未老可他口出惡言本要與他理

論因礙着眾婦女們擠緊不便原想雨住後教訓他不想他已經去了澹

然道我看老姪弱不勝衣豈能與他理論况這和尚如此狂邪自然是個



匪類吾輩愛身如玉如何與此等人計較以後還當斟酌素臣道老伯見教極是此等人兩此等人有和光在內與禽獸無異更罵得酷令人難受於禽獸又何難焉以

後當以老伯之訓銘之於心兩人正講得密切忽聽得目中無人冷笑一聲却見和光變着色說道老護法和這一位護法平辭這一位則惡之之辭也說得殺了

尚容貧僧一言澹然起身辭謝和尚道老護法當作怒聲不必箭在弦上假周旋何益且聽貧僧說俺們僧家與你們儒家一樣藏垢納污因松庵犯手不無物不

有貧僧一片平等心再不說儒家沒有幾個好人僧家沒有幾個壞人上平說此已軒輕但不可因僧家有一二下流遂把佛門看輕折出主意不敬三寶肆意

譏訶以致現世折福減算來生戴角披毛亦竟毒罵如老護法說松庵不是尚是就事論事放鬆未老一句因上又罵得太毒故若像這一位便必至滅算披毛所說止識儒宗不

好禪理不屑求教這許多話頭可見積怒已久特攝而未發耳便是毀佛謗僧為死後地獄張本猶生好度人難度貧僧原不肯饒舌因是老護法的世姪固是惡

話亦屬放鬆一個之法所以不惜婆心指點一二澹然佛然道反是未老先發妙素臣少年

素臣未及通號不知已伏於講家常等句之內血氣正盛未免不達時務若說墮入地獄我還可以保得他以自保保素臣正斷不至此吾師可以放心素臣笑道佛然者可測地獄輪迴原是佛家妄言何異痴人說夢即使果有地獄小姪只向未

所為斷無墮入之理但恐日後把持不定上一句猶未公之言下一句轉振得妙為異端所惑一時失足得罪名教這就不可知了只就和光意翻轉說亦靈變亦痛快何則目下小姪

尚知崇正闢邪不信佛教故耳和光着急大聲道你這話分明說佛與僧俱應墮入地獄的了無論俺們僧家為腐儒所不識至於我佛是生天地



的聖人釋道兩家真有此你都敢於毀謗起來真是非聖無法了且不必

論我佛淨智妙圓神通感應不論僧而論佛并不論佛之德而但論其福

持之訣為寸即如天下自帝王以及乞丐沒一個不望塵膜拜頂禮尊信

使我佛稍有欠缺此教便應久滅何以萬古長存此一段話是古今儒者

者枕中藏而獨秘之訣猛然只消在這一點上想去也該頑石點頭了試

問你更有何說試問普天下才子更有何素臣正色此等創議固道姦僧

藉佛愚哄世人以至無惡不作罪猶未滅惟佛實為首惡故我之惡佛更

甚於惡僧和光止怕惡僧不怕惡佛聞天下真小人易識則其禍顯而淺

偽君子難識則其禍隱而深包括許如和尚輩害止一二人或數十百人

且人皆知惡之則其禍淺至於佛則其說足以駭俗其文足以眩世雖高

明如白居易蘇子瞻輩皆靡然從而信之何況庸愚是以天下若狂千年

如夢其禍遂深入於人心也惟難識故禍深此少你說此教不滅便見佛

無欠缺須知白蓮長生燈絡糍糰等教鄙俚粗淺庸愚陋劣之人也知尚

且至今不滅况佛之言辯而堅行偽而僻乎此一不滅之故極明孟子曰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故洪水橫流於堯舜之世猛獸充塞於武周之

時本孟子意以佛天地之道陰陽倚伏不能有明而無晦有春而無秋有

生而無殺有君子而無小人聖人之道在象為明在時為春在德為生在

行為君子佛則晦也秋也殺也小人也此所以與聖人之道如陰陽之倚

伏相為盛衰而未能遽滅也此一不滅之故極精顧周易一書義在扶陽

抑陰如有裁成輔相之道則不遽滅者決然而滅之使二景常明四時皆



春廣生機而絕殺機廣君子而絕小人其責在於憂勤惕厲之儒者

舍我其誰

使虞其不滅而隔膜視之是聽洪水之橫流而不為大禹之抑任猛獸之

充塞而不為周公之驅也有是理乎

前暗此者至此叫破

歷考從前固嘗一滅於魏

再滅於宇文三滅於後周武帝

宇文

盡毀佛祠世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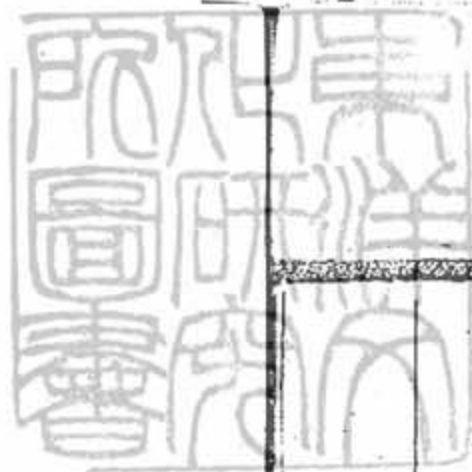
後周

毀像鑄錢魏主則誅

殺沙門至無一存者其時牟尼三世等佛何以並沒神通

下有發水覆舟救妹挖龍擒怪宿廟結妹逢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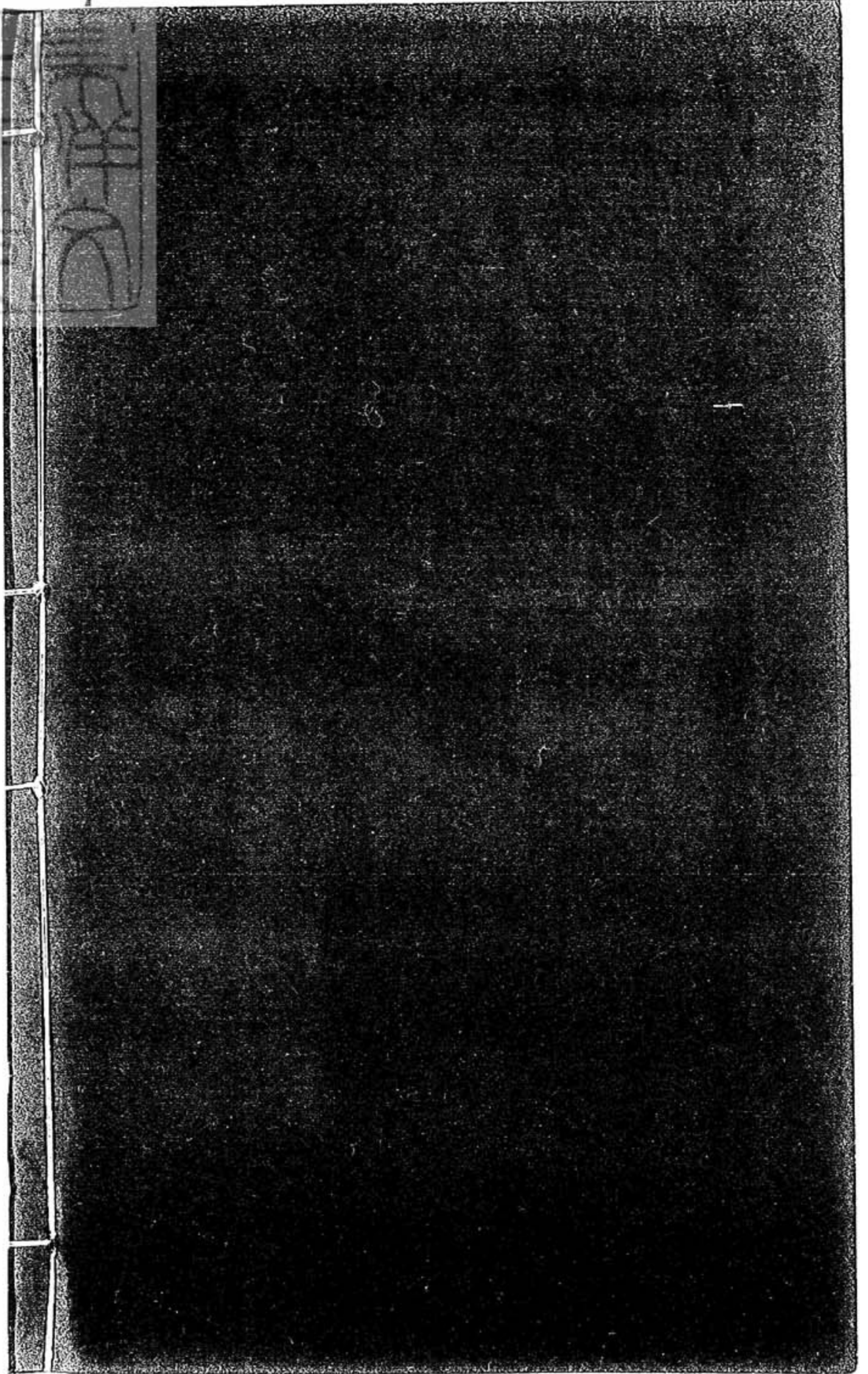
截僧燒寺破牆放女等事世無全稿祇仍原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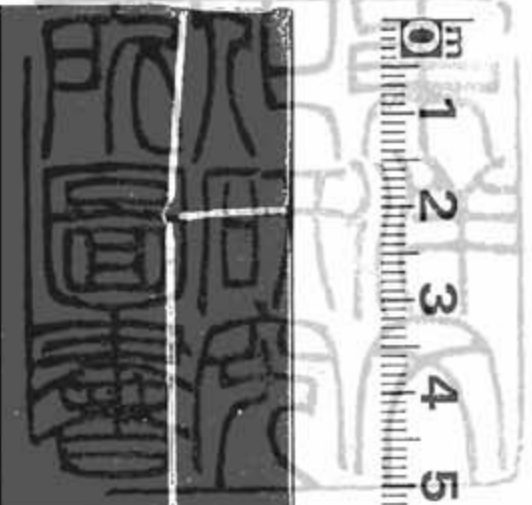
所入  
圖  
書

作  
冊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說  
88(2)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奮字卷之一

第三回 回首  
有缺

燈花發火茶毘兩個淫僧

虎足從風結識一條好漢

復看眾婦女時雖也有幾分姿色比着鸞吹主婢璇姑姑嫂竟有天淵之  
隔了素臣看到石氏只見石氏向璇姑說道你又不歇息只管呆看 此句  
有鸞

吹主婢在內石氏不看而反  
怪璇姑之看為作主人故也我和你到龕下燒茶去罷眾女人道我們都

渴得要死大嫂去燒些茶來真是感謝不盡石氏慌同璇姑去燒茶素臣

方根問寺中之事道我出門後松庵曾否回寺鸞吹道哥哥去不多時這

賊秃就趕回來妹子性命幾乎不保因把拒奸戳傷之事述了一遍說到



蠟臺一節素臣道這又奇怪了那蠟臺有四十多筋你如何運得動他最奇此係難信之事愈駭則愈可信鸞吹道這真是鬼使神着。內有缺文登時俱燬滿屋火起

兩個賊禿都被燒死素臣道這是惡貫滿盈天理不容了只是你們如何都在一處不被火燒呢何氏接說道這是奴家和小姐商量先要放火次

要弄死這和尚小姐都說不妥要專等相公等到臨晚的時候見和尚幾次暈去奴家想乘亂脫逃通知窖裏眾人悄悄的收拾停當恰好遇著火

起都鑽過這邊屋來虧是大西風火都往那邊燒去相公若再遲來一刻也就要燒死了鸞吹道二哥出門時原知道是險地因何直至昏黑始回

家父舍妹可有消息半日心慌竟沒問起非心慌乃貪看艷色也正是極表璇姑素臣道我

也忘死了亦為貪看二美老伯現在都院衙門我因和尚去報官相驗大有擔閣

今日未必回寺可以安心尋訪路上又潑翻了人家麵碗累得要死那知

這賊禿歸家如此神速因把口中遍認死活身屍及都院衙門攔阻之事說了一遍道明日二鼓去見定沒阻滯也鸞吹笑逐顏開歡喜感激但不

知妹子死活一喜一憂石氏提了一大壺茶托著一大盤米糕七八隻茶杯一大把竹箸說是日裏剩下的相公小姐們胡亂用些等丈夫回來再

弄飯喫寺裏邊的火到這時候尙未全熄不知燒死了多少人哩復寫餘火

素臣餓了一日略不辭讓先取箸夾食了三五塊又喫了兩三杯茶走到窗口去望着東南角上尙有餘光復寫餘火鸞吹等每人喫了兩塊糕收拾

過去只聽叩門聲急璇姑去開進來大郎滿身衣服半濕半焦着水者濕通火者焦走進門來見男女擁擠一房不知何故石氏跑出扯住了大哭大郎驚喜



交集急叩其故石氏把前後情由沒頭沒腦的夾襖敘述了一遍何氏趕出房來將石氏誓死不從幾番短見虧他救活日夜防守之事述知大郎本信得過石氏復有何氏之言更如冰釋忙叫道文相公不進房極是素臣走出房來大郎仔細一看但見

周情孔思千尋泰岱之觀衛聖虎坐龍行萬里長城之概鎮國面冠玉

而溫潤栗然備首春之元氣仁目涵珠而精瑩徹若發照夜之奇

光智耳厚頤豐郭汾陽三朝福將福澤氣清神雋李青蓮一代詞宗

文擁臯比而設經不愧橫渠夫子理坐軍營而借箸肯輸諸葛先

生韜鈴以第一等筆墨描寫而性情學問福位功業無不包舉

即便倒身下拜道文相公真天人也極寫素臣正極寫大郎素臣忙搶一步把大郎

拖起定睛看時但見

六尺四五身材二十三年紀天庭略窄早年未免迤邐地角殊

豐老去正餘福澤耳長頤濶必非落薄之形背厚肩寬大有魁梧

之概劔眉橫鐵面依稀西漢黥彭虎項稱狼腰彷彿初唐褒鄂時

乎未至賣糕餅以營生運若早來擁旌旄而立業通首相士家言從素臣心中眼

申詢

素臣不勝驚喜贊道好一表人材膂力自不消說了可會武藝即問武藝憐才心切

大郎道小人家貧落薄經營餬口那有工夫習甚武藝素臣道你這相貌

豈是落薄之人該留心學習武藝俟邊方用人可替朝廷出力封侯拜將

蔭子榮妻方不在你這般相貌大郎道承相公錯愛只是小人沒有此



福惟望相公照應今日辛苦且請在房歇息小人去收拾夜飯來大郎說罷跑至廚房將米淘好吩咐石氏急速煮將起來石氏連忙燒火大郎弄些便菜又將前後情節細細說了一遍素臣道這些和尚罪大惡極該有此燒了因步出屋外看大郎房屋靠着昭慶寺前後共是兩進頭一進東邊間後面空一小門出入前東半間擺着一張作檯一隻行竈向北一帶排門後東半間擺着一架磨子地下堆著些磚塊石灰伏筆西半間靠着板壁安放一張牀桌桌上點著一盞油燈細板壁上貼着一副對聯上寫着劍氣冲霄漢大文光射斗牛素中間掛一幅鳳陽縣的鳳凰璇姑向南四扇長窗兩扇短窗窗外靠東一披竈屋兩間半天井細東半間一口小井井上滿地水淋短窗簷下壓着一個炭簍細靠西一間滿地都是磚灰一個

醬缸蓋已打碎正是倒牆之地獨少東廝杭州風俗十家九無素臣閒看一會走進屋裏

大郎叫璇姑在小牀側首遞出一張椅子說道窮的時候可見近日把傢

伙都賣盡了止剩這張椅子相公請坐一坐小人妻子若非相公搭救必

被這火燒死沒有專誠拜謝只是心上感激罷了小人因寺裏火起拏了

一把火鈎奔到寺前正在使用忽被一人劈手搶去回轉頭來那人已跳

上屋擔如飛而去小人跟著眾人也發了好幾個水龍白不中用看著火

勢人人害怕不敢爭先落後官府出來分付救出一人賞五兩銀子就有

許多人隨着火兵拚命鑽進火去搶救大家拉房扯屋發水斬風誰想這

火却是天火越救越大潑水上去就如澆油一般火勢反盛燒得大殿上

正梁透體通紅被一陣猛風往東南上刮去就像兩條火龍在空裏鬪舞



盤旋不定把人都看得呆了

火勢從大郎口中逆敘不落呆詮而繪影繪聲真如神龍鬪舞令讀者看呆真奇文也

誰想這寺裏房頭處處藏著婦女夜裏都燒了出來還有燒死在裏面的

却又作怪那火只揀着和尚住的房子便燒是賃住的便都不燒連火色

焦痕也沒一點如有銅牆鐵壁擋著的一般極寫天火臨了來官府在火場上

檢點本寺止存了幾個道人合一個八十多歲的病老和尚六七個小沙

彌其餘五十餘眾連一個坐方丈的妙相禪師都一概燒死了極寫天火小人

初時認真救火也奔上房去拉倒了幾間大屋後來見是天意兼恨這班

賊禿窩藏婦女心便懶了只掉不下奪火鈎的那一位好漢再找他不著

如今想起來莫非就是相公麼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素臣道我也奪過火鈎上房

大約是我了不是你也使不著這等火鈎如今火鈎現在倒牆那邊你去

看是也不是大郎如飛去摸了來道不看細用熟之物到手即知也一些不錯若不是相

公西湖邊上要在小人手中奪得去火鈎也就煩難哩只一火鈎而盤旋飛舞攢成如此花

簇文字足令心花怒開素臣道若非這把火鈎便撥不開樣子搗不破頂板你妻子

們也未必便能保全你拏出去的時節就注定在這火鈎上救出你妻子

來的了可見事有前定數非偶然歸之於數非不居功也乃作者自滅其針線之蹟這和尚們穿

喫了十方施主現成衣飯飽暖思淫造出這般彌天大罪誰知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一場大火俱已茶毘這難道不是天數忽轉出正論妙只可惜小子些

奇論快論若依我的意思竟把這西湖上凡有寺觀一律燒盡方為暢快大郎

道這些賊禿無惡不為一寺如此寺寺如此只怕天下也都是如此怎得

老天有眼普天下都燒一個乾淨纔好更奇素臣撫掌道劉兄快人有此快



論但是佛教不滅人皆可僧寺便燒完終須復建又要苦這些愚夫愚婦  
解囊傾囊捐貲創造徒飽奸僧之慾壑耳忽復轉出絕頂議論揭匣一說  
露夜光真足令心花怒開

罷長歎了一聲此一長歎足令老  
聃釋迦淚落如雨正是

欲知無限心中事 盡在一聲長歎中

素臣正在浩歎石氏璇姑已安排上飯來素臣在外鸞吹等在內都是一  
碟白煮雞肉一碟煎雞蛋一碟鹽菜一碟清醬眾人俱餓謝了一聲即便  
舉箸飯剛喫完天已大亮素臣囑咐大郎關一日店將眾婦女問明住址  
分頭送回我到城中報知未老爺去向鸞吹說道你可安心守等如今是  
再沒甚事了反伏  
得妙鸞吹道事便沒事更反  
撲之只是急欲見我父親望二哥速  
去速來素臣應諾急奔入城趕進撫院轅門只見頭門內走出一人竟是

未公家人素臣神眼  
一見不忘走到面前家人驚喜道文相公恭喜老爺等不及早  
鼓就要出來此轅門大開  
無攔阻之故往湖上去親自打撈兩位小姐屍骸親自二  
字細素

臣道你家二小姐不知下落大小姐及婢女素娥却是我救得在那裏昨  
日來報信因晚鼓已過門上人不肯傳稟今日恰好值你出來可先進去  
稟知那家人道謝天謝地小的先進去稟報說罷如飛的跑進頭門去了  
少停只見門上一片聲催傳轎子傾刻擡進一乘大轎催  
者一乘官轎  
傳者大

轎擡到裏邊去了官轎就歇在頭門口只見進去的家人飛跑出來說道  
老爺出來了請相公先上轎老爺怕官府們纏擾不便落轎說是到路上  
細談罷素臣因坐入轎去只見中門大開眾家人擁着未公轎子出來在  
素臣轎邊經過未公在轎內說道恭喜老姪又得援救小女到路上再謝



老夫先僭了素臣未及回言那轎已擡向前邊去了擡素臣的轎夫連忙擡起原先這個家人就跟在轎後素臣問其名姓方知他叫未能是未公世僕他的兒子名叫容兒也落在湖中生死未卜伏筆到了城外空濶地方

住了轎大家走出轎來未公問出水援救之事素臣撮總的敘述了一遍未公作揖致謝復道老夫那日落下湖去指著未能道虧他熟於水性把我救起到高阜處一座小樓上住下這些家人們也有自己赴水起來也有被人撈救絡繹都聚在一處只有兩女及了鬢素娥并一個小童名叫容兒並無蹤影意欲借宿湖上再行撈訪不知是甚人報信府縣官都出來候安只得進城幾次差人往湖上訪問無蹤打撈也沒屍首原來大小女幸遇老姪得生二小女年稚大約是無望的了說罷淒然淚下素臣勸

住了復入轎中未公吩咐擡轎到昭慶寺後劉大郎糕餅店內去轎夫多半認識答應一聲如飛擡起沒片時已到劉大門首未公素臣走出轎來門口圍著許多人到得門口見屋裏擠滿了人三四個穿青衣的把鐵鏈鎖著大郎拉了要走石氏披頭散髮的亂跳亂哭素臣摸頭不著未公一發茫然忽起奇峯以振全回之勢正是

人情怎比秋雲厚 世路爭如鳥道寬

總評

素臣搶火鈎上屋何必寫一條大漢及火鈎之長與粗緣非如此火鈎撥不開樣子搗不破頂板非如此大漢不能用如此火鈎素臣固有心揀擇非隨手撈得也尤妙在卽以大漢之火鈎救大漢之妻并



得大漢之妹而收伏大漢之心大漢及妻妹龍也火鈎珠也以一珠  
馴聚三龍筆墨都成雷雨素臣云事有前定數非偶然固屬至理實  
以滅盡針線之迹不把金針度與人也讀竟為浮一大白

茶杯等物至今仍在桌上緣鸞吹頂門而睡沙彌無從收拾松庵受  
傷沙彌更不暇收拾何氏先則設計後思逃竄俱未及收拾也細密  
至此人巧極而天工錯矣

寫素臣卒見璇姑百倍可憐至於沒法非寫素臣無賴正寫璇姑絕  
世丰姿雖以素臣見之猶作如許出神之狀其後劉大夫妻百般哀  
懇素臣決意不收方是第一等却色本領此又雙管齊下之法不可  
不知

素臣救出鸞吹等即入璇姑本傳何以不為璇姑寫照反先為素娥  
傳神緣璇姑素娥猶兩驂也璇姑之美既已惟燈乍啓匣劍初開而  
素娥尚理獄底不以華陰赤土一為拂拭未免軒輕過甚且失此機  
會更無處贅寫素娥而璇姑則宛轉於牀第之間纏綿於股掌之上  
正可細意描摹也第四回璇姑梳妝換服將入襄王之夢然後為之  
寫照可謂天然位置

璇姑素娥既猶兩驂而璇姑序次為長即先寫璇姑留素娥於豐城  
本傳中再為寫照亦無不可不知此正文章死活靈蠢關頭差之毫  
釐即謬以千里者也文不鈎聯回互則死而不活文不宛轉關生則  
蠢而不靈未出璇姑轉先出素娥略寫璇姑即詳寫素娥而璇姑素



娥彼此貪看幾至出神必如此鉤聯回互宛轉關生方爲靈活若見璇姑卽呆寫璇姑見素娥方呆寫素娥死極蠢極何足言文

文家有一箭落雙雕之法行曇祝由治病與松庵同歸火化卽用此法潘僧孽報不妨任其遲早而此一禿因柯渾枉斷致動公憤尤欲其速報爲快并入松庵一網旣省另作爐竈又得早平日京之氣卽無外亦可少磨幾遍肚皮也

素臣搗破頂板火勢往屋裏直滾被褥木榻一齊燬起半屋俱是火球是從上而下鑽出窟窿火已燒過西邊如噴筒般噴出夾街是從東至西此數語俱正寫火勢却爲素臣入火出火大作聲勢平添氣色非呆寫火勢也以後鸞吹述行曇治病起火劉大詳道寺中火勢

皆於火後追論翻正位爲餘波石氏說火未全熄素臣看尙有火光則火之歇脚素臣可惜火小劉大更欲燒盡普天下僧寺復從火後創出奇論幾使餘燼復燃燒天灼地總無一呆寫正位之筆而火之後路亦復紆迴曲折起伏緩急各極其妙豈非才子之文

佛教不滅人皆可僧一段正論復加之以長歎將素臣本懷書門大意提掇一遍如畫龍者於雲氣蒼茫中時露片鱗寸爪最是空靈之筆

回未青衣鏤鑽劉大石氏散髮跳哭陡起奇波不知者謂是戀闕者之目知者謂是振全回之勢沈宋優劣定於落句錢起湘靈鼓瑟詩亦以落句擅場可同於強矢之未不穿魯縞乎水滸金瓶等書亦知



此法而得失參半惟此書能擅勝場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奮字卷之一

第四回

未鸞吹和衣報德

劉璇姑降志酬恩

素臣正待根問大郎掣過頭來說道真是禍從天降望文相公作主素臣道不必驚慌你且細細說個緣由自有道理那青衣人把素臣上下一估估而後言是青衣人勛節道說甚文相公武相公他這事犯得大哩你休大模大樣出

來擔當這天字第一號的官司

是青衣人聲口

看你身上衣襟都燒焦了

細素臣入火出

火必至

怕不是餘黨哩

卽率入餘黨聲口逼肖羅織怕人

未家家人喝道老爺在此休得

囉哩你們沒事的便散讓出地方來好坐了問話青衣人聽說是老爺又



見這些大叔們冠冕不敢放肆但說道老爺想是過路鄉宦不知這事一  
非地方官府二見 這劉大憲拐婦女一罪歃血結盟二罪黑夜拆牆放火燒寺

三事情重大哩此已非對素臣之言而語意向侃侃未公笑道原來為此你們且放了他我

自有處青衣人那裏肯聽半邊擠過一人將一個青衣扯了一批低低說

道這是都爺的同年快些放了夾入旁人暗傳消息最妙未公既不便自通脚色必至葛藤無已若令僕人吐舌亦

為策 擡未公來的轎夫也擠將進來遞了眼色細轎夫與青衣人必然通氣因人多擠滿故此時纔

來 擠進 青衣人纔輕輕的開了鎖說道不干小的們事方稱他自己犯拙了

也不是小的們敢多事語意重複也字更妙實是干係地方不敢不查報的非猶欲

之罪只求 免罪也 大郎被放忙去掇出一張椅子請未公坐下一張杌子放在橫

頭但放不請妙聽素臣自量大郎未敢主張 素臣也就坐下了也就二字頗不爽利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那看的

人兀是擠著不散夾敘看者文心開細未公道你們是何等樣人可有牌票因何擅

自擊人利害青衣人聽見話頭利害一齊跪下道至此始跪小的們兩個是地方

兩個是汎差答何等樣人一切地方上姦盜賭博不公不法的事都叫小的們

查察雖沒牌票分應查察答可有牌票昨夜昭慶寺中失火燒死了無數僧人官府都來

救護正查不出起火之人原吩咐小的們細查更與新奉牌票無二這劉大平日喫

酒賭錢打街罵巷原是不安本分的人早就該拿昨日夜間他家人聲嘈雜鬧

得隣舍家都不得睡覺此地方汎差所由知覺小的們原也疑心今日連店面都關

閉著關店亦是禍根可見防患之難愈加疑惑起來因進來看見房裏窩藏著七八個

女人實前窩藏婦女天井內牆頭直拆至寺裏松庵和尚臥室實前拆屋裏雞毛

擄了滿地實前歃血結盟這明是他歃血聚眾拆牆進去放火燒房的了所以要



拏他去見官答擅自聽憑官府裁察推卸雖沒奉有牌票實是小的們應

查的職分原只要卸掉地方上的干係並不是敢於生事句句只劉大道

小的一生不會賭錢酒便喫些只逢著節日在家裏喫幾杯悶酒從不到

街坊上去生事只求問他誰合小的賭過錢打罵過甚人就明白了辯得

這些女人是在寺裏被火拆牆逃出小的還在寺中救火歸家始知怎說

是小的竊賊楚小的妻子宰了一隻雞留眾女人喫了夜飯怎說小的插

血結盟清只求老爺去看那些牆頭是從外拆進去的還是從裏打出來

的便知道小的的冤枉了更清這兩個人說是汎差早上來查問小的就

把實情告訴他問小的要借三十吊錢可見手地方居間講到二十吊小

的賣餅為生如何有這些錢鈔他索詐不遂纔把小的鎖起來的清楚那

些青衣人尙要分辯未公道不許多說這事委曲我已悉知我且問你牆

是從外拆進是從內拆出一看便知何活口現在從寺內逃出被劉大窩

藏一問便見何地下有雞毛便是插血結盟大戶人家日日宰雞便是日

日結盟歃血何今早府縣官在都院衙門稟明這寺因住持僧人有病

請五臺僧行曇祝由治病為焚符起的火所見異怎還叫你查察起火之

人何你們這班光棍專一遇事生風恐嚇索詐本該送到府縣去重處因

詐尙未成姑不深究都與我攆出去罷只如此最好否則家人們即便吆

喝汎差地方只得磕頭而出看的人也紛紛散去劉大夫感激叩謝未

公安慰了幾句吩咐把門掩上請出大小姐來鸞吹素娥如飛出見未公

道不必痛苦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且到船中再細說與我聽省筆好恐



我自落湖中身子著實不好向着家人道你們着一個到江口去僱定船隻一面請小姐上船留幾個在湖上再行逐細打撈我城中辭別馬翁明

後日就要長行了先擬親自打撈今止留人湖上今擬明後日長行旋又本日即行一則因鸞吹已生一則因連公子請洒天下

無印板事勢故亦無印板文章他小因向素臣道老夫身子自覺不安急說便鑿孔置鬚無此活潑機趣矣

思首邱伏筆不能擔擱老姪可同到舍下暢敘幾時老夫有許多心事要與

老姪商量即兩全之計素臣道小姪幾死幸生恐家中訛傳致老母憂慮急欲

回去也只在二日內起身不得追陪老伯心實歉然俟到家稟知老母

即至豐城叩謁尊顏暢聆訓誨未公道吾女受你大恩尚未稍報我輩相

與以心也不在口頭言語你怕世嫂掛念不便堅屈同行方是知心老姪一到

做省千萬即屈枉顧但世事無常不知尚得與老姪相會不猛伏筆說罷潛

然淚下素臣也不覺愴然拭淚安慰道老伯精神矍鑠定享期頤目下偶

然不快何足介意小姪一到南昌自必趨叩尊前惟乞路上寬懷保重鸞

吹附耳說道世兄捨死救援其恩固大而不欺暗室其節更堅孩兒因黑

夜同居難以自白見爹爹頗屬意世兄萬不得已欲以終身託付世兄侃

侃而談詞嚴義正孩兒汗下通體并將守經行權之道細細開示令孩兒

撥雲見天孩兒已認世兄為親兄尚未稟知不知爹爹意下如何未公跌

足道前日深設備悉底蘊指鸞吹過船後密切而談雖知已娶欲為兩全之計可見鸞吹不知

此因事涉權宜難以啓齒欲留彼到家備寫情節致書世嫂成此婚媾數

為第二回今據你說來這婚事不必提起了一刀石氏捧出三盞茶來未

公便不言語可見此段密語石氏等皆未聞素臣看著石氏觸起一事文心向未公道方



纔那班光棍無事尚且與波何況形蹟可疑我等轉身必生大訟老伯進城須將原委向撫軍細細說明等府縣官給張告示曉諭禁約方保無事

為人一則事連世妹恐致張揚曉之以理二則昨日小姪與世妹全虧夫婦收

留停歇殺雞為黍殷勤伏侍動之以情望老伯垂念一言石氏連忙跪地鸞吹

力為懇懇未公道我見撫軍即為力言罷了石氏磕頭起去捧出三碗雞

蛋未公等用過細僱船家人跑得滿頭是汗來說船已僱下就請小姐上

船罷未公道我也就要進城了鸞吹倒身下拜道二哥大德幾番救援無

可仰報唯有銘刻五中而已素臣回禮被未公扯住道老夫也該拜謝怎

連你妹子都要還起禮來鸞吹起來泣下霑襟素臣也不禁流出兩行清

淚未公道我自被難囊空如洗今日去辭撫軍如有盤纏送出當分半為

老姪歸途之費因指著未能道就叫他送來罷素臣道老伯人口眾多小

姪子然一身所需無幾少為分惠夠回家之費便了未公道老姪之言亦

是臨時酌量罷了因問轎子可齊未能道老爺的轎子現在文相公的轎

子就叫他送小姐下船另外又叫一乘脚轎是素娥坐的未公隨起身上

轎在轎中拱手叮囑若到江西務必早圖再會素臣進來鸞吹淚如雨下

素娥亦垂淚叩頭匆匆上轎鸞吹在轎中只說得一聲二哥保重皆形蹟可疑處

那轎夫已擡上肩頭如飛而去素臣與鸞吹雖無一毫私意但宛轉周旋

患難之中已非一日忽然別去不覺豪傑心胸化作情長兒女司馬青衫

已斑斑點點濕了好些英雄之淚可疑處大郎在門外叩送了未公進來請

素臣坐下叫石氏燒茶自己到街上去買些茶食請素臣喫著問素臣可



到湖上去素臣道我疲乏已極無心遊賞你可打發這些婦女回去了結  
 此事大郎吩咐妻子快煮飯與眾位喫何氏等從板壁後一齊出來說思  
 家念切等不及喫飯了齊向素臣磕頭極口感謝祝頌又謝石氏璇姑向  
 大郎說了住處大郎吩咐妻子請素臣進房安息領著眾人挨路的送將  
 去了大郎去後素臣獨坐神疲連連打盹石氏與璇姑商議你哥哥說請  
 文相公進房安息但房內除了你我兩處牀鋪更沒空地看他這般疲倦  
 須請到那一鋪牀上歇息璇姑道是哥哥吩咐的就請到哥哥牀上歇息  
 想不妨事石氏兩商石氏便向素臣說知素臣推說不便石氏道奴家受  
 相公大恩殺身難報丈夫敬重相公如父母一般出去時再三吩咐相公  
 不必執意素臣本意不欲見石氏十分情重大郎又真說過二身子實

在困乏支撐不住且是心無邪念原不作甚嫌疑遂把身躡進房來

只見房內朝外鋪着一張牀牀頭隔有竹笆上掛一張彈弓為弩一柄破

著靶的劔兒未遇時好竹笆那邊對著西壁又有一張小牀小牀側首一

張條桌桌上筆硯濟楚擺有舊書數十本素臣看時是一部四書一部袖

珍五經一部算法此句一部綱鑑是主薈老儒窮年帖還有四本袖珍字彙嗚能通此數

部書素臣隨手抽了一本綱鑑走向正中牀上坐着看不得幾行早已昏

然欲睡仰身下去書尚擎在手中已是沉沉而睡通真素臣睡去夢見松

庵和尚在斗室內把一女人剝得赤條條地松庵斗室剝赤手裏擎著一

把明晃晃的尖刃在那女人肚皮上割去要取那腹內的胞胎伏後虎素

臣大怒道原來這賊禿不會死因在地搶起一把刀來死者可生地忽有

刀可搶夢境迷離



看時却是山腰裏一把板斧刀忽變斧隨把斧向松廡頭上劈下劈做兩

半冒出一股白漿來為第二回松廡小像正在驚疑遠遠的見一個女子

抱着一牀被褥鋪在榻上和尚割肚素臣劈斧何等兇勢乃忽開奇境現

笑嘻嘻的道我家小姐來了及看那女子却是素娥素臣正要根問只見

兩個女子從壁厨門內冉冉而出一片靈機活潑前面一個正是鸞吹後面一個

也像是認得的一般近前道了萬福萬福得奇鸞吹一手扯那萬福的女子連

素臣都推擁上榻去說道妹子喜也點清金羽自己却鑽過壁厨那邊把門扣

上素臣慌得耳紅面熱急要爬起却被那女子一隻紅袖緊緊裹住肩頭

再爬不起一片靈機活氣那女子的粉臉直貼到素臣臉上一陣香氣透入鼻孔

不覺神思迷離一片靈機活氣看那女子却又變了一副美秀而文的相貌非入

急喊大妹大妹聽著鸞吹在外笑聲只是不理純是一片靈機活氣素臣情急連連

叫喊璇姑安得却見那軸龍眠觀音在壁上吸吸的動靈活動了一會走

下一個美女擎着自己帶出門的一把七星寶劍終以天淵望著與素臣同睡

的女子劈面砍來更奇仍歸猛喫一驚伸手捻住那美女纖掌抵死不放

不容劈下正在支持只覺身子有人搖動焉知非忽然驚覺焉知却見石

氏璇姑俱在牀前喊叫焉知道相公敢是夢魔請放了手此夢中伸出之

捻住美女纖掌出夢則捻住璇姑袖子美女璇姑纖掌袖子素臣醒轉一

手兀是捻住璇姑袖子抵死不放羞得滿面通紅急放不迭兩人出去素

臣睡思尚濃恐其再進房伺候把房門門上重復上牀酣然而睡大郎送

了婦女回家路上買了些魚肉噎飯又打了一罈好酒掣回家來手頭石

活動

第一奇書 第四回 七



氏將素臣打盹請其入房安息之事說知大郎道文相公是天人又受他  
大恩正該如父母一般看待他我還有話與你商量這只是天井內牆頭

倒塌甚不穩便怎好宛轉正說時只見許多差人擁進門來說道劉虎臣

在家麼虎臣表字此處已見而素臣未知大郎心頭突突的跳動驚弓之鳥只得迎出去兩個

差人拱着手說道縣裏廳裏差我們送兩張告示在此給你貼在門前禁

約這兩個匠人是縣裏叫來替你砌牆的大郎方纔放心展開告示看是

特授浙江杭州府錢唐縣正堂錢錢唐知縣自應姓錢為查禁事照得本月

初七日點出月日眉目朗然昭慶寺西房失火延燒大殿各房本縣業經督

率兵役竭力救撲其四圍民居并寺內賃出僧房俱經逐一細加

勘驗實由五臺僧行曇祝由治病焚符起火並無附近居民放火

圍搶情弊乃訪有不法棍徒擅敢藉端恐嚇殊堪髮指姑念尙無

詐財情事明有詐財情事不如此則難以牽結且干失察也從寬除已往不究外合行查

禁為此示仰該地方里排及附近居民人等知悉嗣後倘有奸徒

藉火居奇妄圖詐害者許爾等即時扭稟以憑大法懲治不得扶

同容隱致干併究未便凜之母違特示

後面落着年月日期并實貼劉大糕鋪字樣大郎看畢復展那一張看時

是杭州府經歷司的中間情節與錢唐縣一般仍復捲過說道多謝兩位

老爺鴻恩二位請坐我去拏茶來那差人道茶倒不消酒飯也不必備了

宛肖却有未公在內我們相與有日也不要你什麼脚步錢有未公在內只是兩處房裏

紙筆之費却要濃艷些指吏詐財雖有未公亦不能免方纔再三叮囑說這告示內的字



眼個個都下得結實的宛大郎聽這口氣只得取出三百文錢又拏四杯

茶給差人與那瓦匠喫說道有勞兩位這點子薄意連兩處房裏相公們

俱在裏頭了那一個差人正待發話被這一個扯了一把做好修歹差人本相此則更有

未公一眼睜著錢文宛說道論起這錢單是房裏老師還不夠開發若我

們兩個去墾情縣裏一百六十廳裏百文敢怕也肯收了這四十文錢語氣

未本不該和你爭論只是也要我夥計收得進去宛轉之至總緣未公之故大郎沒法

又添了六十文差人收起吩咐兩個匠人速行動手早去回官拱拱手出

門而去大郎領著匠人看了倒牆瓦匠道方纔官府吩咐立刻就要修好

說還要回甚未爺老的話點出未公如今還少了磚頭石灰房裏原說向鋪戶

支用須索上街去取來那一個匠人道你看那頭一路都有倒牆去搬些

磚來湊用我們是奉官差的狐假虎威瓦匠且然可歎就有人看見也是以公濟公怕

甚的單去要些灰來罷大郎道這都不安是我家砌牆怎好搬別人家的

磚也不應累及行鋪大郎心平度大可說後福前月內收拾房子還剩有些板磚石灰

但不知可夠用哩手頭活動因領匠人至磨間房內一看始知前回伏筆之妙匠人道儘

夠了怪不的官府肯照顧你原來是出了這樣好心忙忙的搬磚泡灰泥

砌起來就叫大郎挈作小作不多一會已把大半垛牆砌好大郎取了六

十文錢付與瓦匠道個勞謝那瓦匠一頭說道論起來還不夠酒飯錢哩

一面如飛的出門去了不索添變換瓦匠方走出門便是未能進門大郎忙叩

房門素臣已醒在牀把那本書仍放條桌之上細開門出來大郎道未老

爺管家在外素臣急走出外間未能搶步打籤說道老爺多多致意相公



說不來別了在懷內摸出一封銀子道這是六十兩紋銀送與相公盤纏的素臣道我說過所需無幾為甚送出許多未能道馬爺送二百兩程儀

老爺原要分一半送來的因相公說了止送這些向門外叫應道你就挑進來罷宛只見脚夫挑進一擔行李進來未能道馬爺送兩副鋪蓋老爺

一副小姐一副小姐因受相公活命之恩無以報答對老爺說明情願和衣睡到江西將鋪蓋送與相公道枝耳空說原是相公的細叫小的一并

送上素臣道這銀子耳空也罷了鋪蓋是送與小姐的如何使得未能道小姐恐相公執意吩咐過小人說小姐性命是相公救的這點子鋪蓋直

得甚麼止不過略表誠意一況且小姐並沒睡過有何妨礙二稟過老爺就是老爺送的了相公亦不便推辭三是斷斷要收的善於辭令素臣道

只得收領問老爺幾時起身二小姐可有下落未能道二小姐並無下落老爺因城裏連兵部的公子要請酒逗筆老爺素與連老爺不投急要回

去今晚便要動身小的立刻就要去了素臣在銀封內取一小錠賞了未能問船在那裏未能謝賞起來說船在江口王家客店馬頭上素臣又問

大郎要了幾十文錢給了挑夫謝賞挑錢未能出去走不幾步又回轉來說道幾乎忘了臨去劉大的事老爺向馬爺說過已吩咐府縣發告示來

禁約請相公放心小姐合素娥妹都再三叫小的問一位璇姑娘合劉大娘望相公說聲說罷慌慌張張的去了情生文耶文生情耶隨素臣忙整

一整衣巾揉一揉雙眼要去送行大郎拏著告示出來說是喫了飯去素臣展開告示約略一看仍遞與大郎道天已向晚再喫起飯來便送不及



了遂問明路程急急出門走至按察司前早見許多官府送客回來問知未公船已開去跌足急問可趕得上回說這樣大順風除非趕到常山也趕不及了口頭奇話素臣不信後面一起一起的人來都是一樣說話只得快

快而回大郎道相公便一直跑出門去把銀子都沒收拾掉在桌上細小

人收進去了素臣道銀子事小只有未老爺不曾送他一送心實歉然素臣

重作大郎請素臣進房素臣道就在這裏穩便大郎道方纔未老爺送來

的被褥都是綾羅錦繡惹人眼目裏面還謹慎些起早起遲也得安穩沒

人攪擾小人們牀鋪已搬出外邊容小人盡這點子敬意罷素臣見其誠

懇兼怕有人攪擾因走將進去到後半間見板壁後已把丹鳳朝陽畫兒

收過鋪下一張小牀說道不然就在這裏罷石氏忙接口道這是我們的

牀鋪相公的被褥已鋪在房裏了素臣問璇姑睡處石氏道在閣榜上素

臣擡頭果見上有閣榜覺著不便因復進房只見房裏比前大不相同眼

目之前忽地煥然光彩却是爲何筆斷因素臣到江口去送未公大郎與石

氏商議道並敘文相公精神奕奕相貌非凡將來必是驚天動地的人你的

性命名節虧他保全今日又虧他力言脫了奇禍你姑娘才貌雙全我們

這樣人家那裏有好對頭來說親可不枉了他終身大事少刻等文相公

回來多勸他幾杯酒叫妹子伏侍他同睡明日說明送他爲妾一則盡我

們報恩之念二則妹子終身得所三則靠傍著他或者還圖得出身有場

眉吐氣之日特表大郎我早上求了一籤送婦女之便是大吉之兆他日要與王候

並肩哩是關帝廟籤詩但不知你意下如何石氏道我也正有此意這是極好的



事待我去與璇姑娘說疾忙跑至房中向璇姑說知璇姑變色搖頭不應

苟就作妾皆非璇姑所願石氏復極力撿掇道你看文相公相貌大貴非凡他與未小

姐如此光景可見是情重之人捐帶鸞吹文心細折這是你終身大事不可當面錯

過你哥哥說的我們這樣人家揀出甚好對頭止不過肩挑背負開店經

營的人曉得捨仔惜玉憐香枉負你聰明美貌此入耳之言到那時節就懊悔

嫌遲了况你哥哥又求得上等好籤可見是姻緣了又以吉籤欲動之姑娘你休

得固執璇姑低頭沉吟一會脹紅了臉道先說明了還可若不說明斷難

從命已願作妾但不肯苟就步驟井然石氏復勸不依出來述知大郎道說明了只怕文

相公不允我同你求妹子去因同至房中再三苦勸璇姑執意不從守正可敬

大郎著急跪在地下兩淚交流好大說道我和你是嫡親姊妹難得天上

落下這般異人可了你終身大事若不委曲圖成還成個人嗎我非不知

你的本性只憐念過世的爹媽面上居從了罷一字石氏也跪地同求嚇

得璇姑滿面失色忙跪下去哭道哥嫂要折死我了請起來商議心允而辭未決

一定大郎道不用商議只求你允了哥嫂纔放心起來璇姑兄妹姑嫂之

情最重忽見哥嫂屈膝欲了自己終身不覺痛淚直下道但憑哥嫂主張

大郎夫妻方纔起來歡天喜地的一面收拾酒肴一面打掃房屋將璇姑

一張牀移至外間有兩座箱子一張梳頭檯一張條桌一個面架一張椅

子一張杌子一齊皆用水擦洗牀上要鋪起鸞吹送來的被褥石氏打開

看時却是兩個洋布大包包着一條鳳穿牡丹五色堆絨毛毯一條天藍

貢緞八六全牀棉褥一條松花色綾褥單一條閃綠紅錦面子清水杭紬



夾裏中間夾着通照湖絲的薄被上面冒著一段元色八絲緞子冒頭一

條六幅杭綾被單一個綠套青妝的緞枕大紅枕頂兩頭繡著芙蓉丹桂

一條灑線團花的大紅緞子牀圍一頂元色宮綉上沿大紅縐紗周圍的

帳子面前垂下四條畫花白綾飄帶帶上扣絆俱全逐件細寫如饒口人

店設色耀素臣之目而刺大郎之眼非漫設也大郎一面張設一面贊歎道終是大衙門裏出來

的與眾不同這樣鋪蓋休說沒有睡過連眼裏也沒瞧見此是贊贊我常

笑那富貴人沒些見識富貴人乃為賣糕餅者所他却也受這般癡福此

歎歎得石氏道這是姑娘的福氣頭一夜就有這樣采頭都爺來送這做

親的牀鋪哩以三貞九烈人作如璇姑正在拏著鋪設聽了這話把臉就

脹紅了要走開去石氏一把扯住說道如今在我們家裏停一會要你去

就他不可害羞文相公若有推托還要認真去溫存他哩此即調笑之故

大郎道一來完了哥嫂心念二來結果你終身這是一樁大事你既允了

就要依著嫂子的說話不可單作孩子氣的石氏道文相公相貌定然發

達將來夫榮妻貴今日這一副枕頂上繡着的便是預兆到那時節纔知

道哥嫂的主意不錯哩以三貞九烈人屢作大郎道閑話少說太即未識

故以為閑話實作者你看妹子頭上都是些竈灰宛你也該挈他梳洗梳

洗梳洗係最要緊事却借於是石氏撮哄看璇姑重復梳洗略施脂粉璇

平日必不塗脂抹粉緣此日換了一身濟楚衣服石氏細看一看但見

髻挽烏雲彷彿巫峰神女裙拖綠苔依稀洛浦靈姝特用神女洛

寢設元精含玉兔之光目注一泓秋水秀氣擷青冥之色眉橫兩



道曉山笑看萬丈銀河欲奪天孫之錦胸羅二十八宿常騰寶婺

之輝四聯切璇姑歷算喜孜孜滿面春風已向牀前擎雀舌承上羞怯怯一

腔心事還從帳裏吐丁香起下如山面重豈甘抱此衾稠似海情深

無奈何他兒嫂點出降志作結

石氏笑道真個人要妝梳姑娘這會子就精采了許多石氏非皮相者明

日開出面來還不知如何標致哩屢作調笑刺璇姑羞得紅了粉頸擡不

起頭來石氏道不是專合你說頑話姑娘面太重了停會却使不得閨女

性兒石氏屢作調笑刺刺不休殊為可厭以三貞九烈人忽乃如此尤大不可解非石氏明白說出幾被漫入鼓中造化弄人如是如是

郎道你嫂子說的是須要屈你這一遭兒大郎始知非說閒話當下收拾剛完恰值

素臣回來續筆因房中箱子桌椅都洗抹乾淨再配著那一副鋪陳五色

陸離鮮明奪目蠟燭照耀不同如豆燈光筆覺得房屋都煥然一新了素

臣觀物思人想著鸞吹情意平添出一種淒其十分憐惜固是實景實情亦極宛轉關生

之妙大郎早搬出雞魚菓肉之類斟上酒來素臣令大郎同坐大郎道小人

怎敢素臣笑道劉兄你日後要向凌烟閣上標名今日豈不可與我一介

寒儒同坐大郎惶恐謙謝只得移過那杌子只此一机故云那陪在橫頭坐下竭

誠相勸素臣連日驚嚇奔波水沉火燎困憊已極此時纔得安心飲酒快

兼之大郎感恩戴德說的都是些著肉痛癢之言二亦且性情灑落快議

論爽快四與素臣又講得投機投機最難有四快俱全而不投机者非重複也此為五快正是酒落快

腸不覺飲夠十觴多酒素臣早晨喫了些糕點蛋亦一日竟沒喫飯大郎

這酒味雖醑惟醑故多飲却有力有力故醉不覺酣然沉醉堅辭不飲大郎斟了



一大杯跪在地下說道求相公乾了小人纔敢起來素臣一面攙扯一面接過酒杯一飲而盡說道如今是再喫不得要去睡了正立起身只見石氏也捧着一大杯酒要跪下去素臣連忙止住道我喫罷了又強把這杯酒望喉嚨裏直倒下去那肚裏的酒就往上直湧起來一時脚步也斜望牀邊搖擺上來大郎又令璇姑擎了一大杯酒在牀前攔着素臣跪奉素臣已入醉鄉糊糊塗塗的把璇姑扯起道兄不必錯認大那妙我喫就罷一手捻住璇姑纖手一手舉起大杯一仰有半杯仰入口中有半杯淋漓衣領地板之上酒杯放下身子望後要倒石氏接過酒杯指點璇姑疾忙扶住挪至牀沿坐下璇姑被素臣捻住纖手復扶挪至牀毫不使聞女性兒者皆石氏調笑訓導之力所關甚大非故生波折也大

郎問可用飯素臣含糊道不了酒話宛肖身子一面倒下石氏與大郎慌忙收

拾乾淨收碗拂桌掃地等事又換了一枝紅燭璇姑也跟出房來石氏道姑娘快些

喫飯好進房去睡璇姑紅了臉道我飯是不喫却到底不便進去大郎道

你又來了我方纔怎樣和你說的快不要孩子氣石氏忙把璇姑推入房

中把門扣上千說不如一推一扣璇姑道我還沒洗手脚哩石氏道這倒是要緊的

老在房裏有小脚盆我遞一盆熱水進來就是當即打了熱水把吹就的

一壺茶坐入茶桶開門遞進仍復將門反扣而去正是

明珠照海神龍戲 錦被漫天彩鳳愁

總評

地方汎差遇事生風希圖夤詐聲情畢肖估看素臣是一樣話大叔冠冕是一樣話問到無事擊人又是一樣話免送府縣重處即并無



話敢說矣層次淺深絲毫不走非老手不能妙在青衣人說房裏窩藏一夥女人天井內牆頭直拆至寺尤妙在對未公說明是他歃血聚眾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文心之妙正復靈變無比未公雖知己娶欲為兩全而婚事不必提起復加斬釘截鐵宜素臣樞前痛哭云深知硯鄙之懷洞識拘迂之性也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若未公者斯可謂之知心也已

雞蛋一段似屬瑣筆却極細密非此些少擔閣僱船家人即滿頭是汗猶嫌太速而鸞吹素娥已餓蛋係現有之物亦屬必至之情必有之事可視為瑣筆耶

鸞吹泣下沾襟素臣兩行清淚皆情所必至理所固然而即致旁觀者有弓影之疑此瓜田李下君子所由明微別嫌也此回從石氏口中敘出第六回從璇姑口中漏出文心之細直從髮孔中穿出但云心細如髮烏足以喻其妙

鸞吹兄妹之說固屬附耳密陳未公跌足之言亦係悄悄向鸞吹私說石氏等所共聞者唯囑其早至江西商量心事所共見者泣下沾襟兩行清淚及送被送簪耳弓影之疑不亦宜哉

前回論鈎聯回互宛轉關生之妙祇璇姑素娥兩人此回素臣之夢則并攝四美或現一鱗或現一爪或但於雲氣中蜿蜒作勢以成羣龍戲空之勝真奇觀也

一夢并攝四美妙在無一雷同素娥則全身俱現金羽則於鸞吹口



中點出湘靈則僅逗一文字天淵則寓之於劍復各極隱現卽離之  
致活至此可謂透活靈至此可謂透靈

并攝四美妙在前有來龍後有去路松庵斗室夢之因也割肚取胎  
則伏後文刀變板斧則顧前文又成一鉤聯回互之勢頭劈兩半冒  
出白漿畢竟何物既與松庵收結小像而四美於是乎環至而待用  
矣其來龍之妙如此素臣伸手拉住劈劍美女却是捻住璇姑之袖  
與夢境一色述離其去路之妙更復如此必如此鎚鍊方許其放膽  
做夢也否則便成夢囈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奮字卷之一

第五回

繡被尋春猛放登徒色膽

危崖勒馬驚殘倩女香魂

璇姑看素臣時已經脫入被中睡了衣袴等物亂卸在被褥之上及牀前  
地下因把地下落的先拾了起來一并放在牀上自去洗了手面除去釵  
飾把腳盆安放竹笆那邊將面水傾入淨了下身

避至竹笆那  
邊謹嚴如是

安好茶桶

將燭花剪去把素臣卸下衣袴一件件疊好搭放牀前竹竿之上襪纏腰  
帶放在喪牀將素臣一照只見玉山頹倒滿面春容風流瀟灑煞是可憐  
不覺撇去了萬種嬌羞平添出一腔情思

至此始觸起情  
思可謂端品

璇姑自見素臣



少年磊落相貌不凡原有幾分敬慕一層因頗知大義無甚他念及至哥嫂

令其陪侍便覺意緒無聊心情不定兩層暗想做妾雖非美事只要事得其

主文相公相貌是個正人君子若得見收必無棄捐之慮不論富貴高見况我家

受他大恩借此報效亦不為過定了主意便更親熱三層及鋪牀理髮又被

嫂子嘈雜了些言語四層素臣飲酒時在暗中偷眼細看見他氣概非常議

論驚人更覺心愛五層至勸酒時被素臣一手挽住橫上身來不覺情動神

迷徬徨無主六層至此時銀缸一照春思忽生七層又想著哥嫂囑咐該自去

就也那裏還執持得定八層便自吹滅了燭卸了衣服單留緊身衫袴放下

帳子揭開錦被竟捱到素臣身邊朝裏而睡只此揭被捱睡必用八層惟原特表璇姑端品非漸親漸

熱不能化剛為柔也伏了半刻被素臣身上一股陽氣薰蒸得渾身滾熱只覺耳紅

面熱心頭吸吸地跳動甚難消遣要伸手去把素臣撫摩羞怯不敢當此甚難

消遣時猶不敢撫摩的是端品那知隔牆偏又湊出些聲響來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況自地窖中倖免而重圓破

鏡者側耳細聽却自嫂子喉中而出雖甚含糊愈增春興一霎時心猿意馬

拴縛不住惺惺松松的伸縮不定九層此九層乃九漸也素臣睡中一驚那身子便

直翻過來一手搭在璇姑腰間一隻腿竟斜入兩條玉股中間一手掀開

胸前錦被直攔在璇姑頂上覺道不甚安穩璇姑忙把頭一避不甚安穩者素臣而

覺其不甚安穩者璇姑故忙把頭避也那隻手直放過去璇姑頸項恰好挨著素臣臂膊枕

貼而睡聽那聲息已自重入睡鄉去了璇姑春情正動怎當素臣貼肉而

睡兩股中間交入素臣之股雖尙隔有單袴那一股熱氣已透入花苞之

內去發揚起來不覺慾火已動十層此十漸也十漸已足纔動慾火極寫璇姑端品而慾火已動尤不敢求歡其品



更何須更面赤耳熱心頭亂跳較耳紅而熱心頭微跳者愈緊愈急矣按捺不住只得將手

緊按素臣肩背把頭臉斜貼素臣肩窩嚙唾忍愛此非求歡乃求退火非如此即萬分過不去也

早把素臣從睡夢中驚醒轉來朦朧朧的查問璇姑不敢答應不求歡會并不

敢答應極寫素臣疑惑一手兜轉早摸著璇姑滿頭油髮一陣香氣直透

鼻中不覺失驚道不好了三字妙仍是醉語也你是何人與上句不連快些下去與何人一問亦

復不用手推時却是大醉初醒膝軟無力兼被璇姑緊緊按住竟推不動

璇姑着急只得說道奴是璇姑哥哥教奴來伏侍相公的素臣道這個使

不得快些放手不然我就要叫喊了璇姑見事決裂急得哭起來道奴非

路柳牆花哥嫂感念相公恩德無可報答叫奴來伏侍相公故不惜羞恥

至此相公不嫌醜陋收奴為妾感激不盡若決意不收奴是閨中處子今

既與相公貼身而卧斷難再事他人亦無顏再圖苟活惟有一死而已說

罷嗚嗚咽咽的哭泣不止素臣酒後夢回情思迷離此見初念尚非本懷是侍表素臣璇

姑頭臉香膩哀音宛轉既是可憐兼以貼身交股實難為情有此三故暗

想道自我始之自我終之原亦無害且此時推之使去叫他何以為情倘

真懷短見豈非伯仁由我而死暗想復有三故遂用手替璇姑拭淚道非敢薄情

實於理有礙耳既然有這些苦情且待來日和你哥嫂從長計議人有轉機北轉

在人璇姑見素臣頗有回心轉悲為喜把手放下了下來說道相公不須商

議奴身總屬相公的了搖實一句璇姑此時已擊定無轉變矣素臣忽然轉一念道此轉出人意外

這事畢竟不可娶妾雖士人之常但我因救其妻而收其妹幾於以羊易

牛此乃素臣本懷其初念則因夢回情思迷離之故且恃有微恩而妄行非禮與挾勢欺凌乘危



要約者一聞耳不可者但此時夜靜若勉強決絕必致啼啼哭哭驚聞隣

里壞他名節且恐此女一時短見激成事端勢在兩難如何是好躊躇了

一回天理人欲暗忖昔柳下惠坐奔女於懷後世稱為和聖只得舍經行

權今晚且自如此待明日與他哥嫂說明便了天理戰勝立定了主意因

向璇姑說要小解可向裏牀一睡一面騰身跨過璇姑道牀頭邊有茶桶

相公若渴奴便起來已被師父漫素臣慌忙止住璇姑真個轉向裏牀素

臣却並不去解手趁便將被單裹住璇姑緊壓兩邊重復睡下璇姑疑惑

了一會聽着素臣鼻息鼾然有聲像是睡去的一般自己身子被被單裹

住不能翻動心裏想道這明是拒絕我的意思他方纔口氣並不決絕如

何忽然變起卦來正在猜想只聽見素臣漸漸的鼾聲大作竟自沉睡去

了此時璇姑心思恍惚神氣迷漫又苦又悶胸中如轆轤一般的旋轉約

有半個更次不覺困乏起來也是沉沉而睡璇姑亦睡素臣起初原是假

睡到後來就當真睡去畢竟心內有事睡得警醒一到天明即便醒轉坐

起身來將帳子掛上只見璇姑兀自鼾然不醒那一副俏龐兒如芍藥初

含芙蓉乍吐鮮光靈氣奕奕動人實是可愛因歎一口氣道掛帳見如此

在牀而能歎此一口冷氣非是我太上忘情實緣禮法所拘辜負你一番

錯愛因向牀上找尋衣袴不著只得赤身下牀纔見搭掛竹竿之上忙取

下來穿好拏過裏牀襪纏腰帶着縛停當大郎在外聽見說道相公且再

睡睡何必恁般早起大郎說著把石氏璇姑一齊驚醒璇姑見素臣已經

下牀急急披衣而起素臣已開房門在大郎牀前疾趨而過到外間坐下



大郎自到井上打水石氏進房向璇姑低聲道喜璇姑垂首默然無語石

氏道天色甚早仔麼不窩伴文相公睡睡璇姑沒情沒緒不則一聲石氏

生疑走到竈前接着大郎的水桶悄悄說道姑娘與文相公昨夜莫非沒

在一處大郎道胡說昨晚妹子歡歡喜喜的那有不從之理石氏道恐怕

倒是文相公不從大郎道一夜同睡決無此理即鐵石人亦況且夜裏依

稀聽得妹子微有泣聲後來兩人還唧唧嚶嚶的說話此為隔壁聽我纔放心

落聰的雙管齊下你休要胡猜快取起火來先燒臉水再把罐裏雞蛋多拏幾

個來打與文相公喫也打兩個與妹子他兩人昨日都是沒喫夜飯的哩

情生文文生情孰從辯之石氏便不作聲忙忙的燒水煮蛋去了素臣洗過了臉要與

大郎說明一時礙口想璇姑自然告訴哥嫂那知璇姑又因素臣未經回

絕且又害羞無言可說直等大郎拏出雞蛋來喫了請素臣進房一手提

着籃筐又要去買菜只得開言道夜來之事極感盛意非我禿情實在別

有苦哀令妹相貌係大貴之格不宜屏為妾媵將來自有佳偶夫榮妻貴

再不可懷硜硜之見我離家日久歸心如箭只此就要告辭不必再費錢

鈔大郎聽了如青天裏打下霹靂方知妻子之言不錯不等素臣說完慌

忙丟下竹籃一手扯住素臣衣服道這裏當街淺室不是說話去處請相公

進房容小人一言把素臣抵死扯入房中進房非抵死便扯不人跪在地下只顧磕

頭素臣着急用力扯起素臣非用力便扯不起說道你有話且說來何須如此大郎

含淚道小人雖在落薄祖上原是書香解一有這個妹子手足頗是情重解二

因感相公恩德叫他伏侍並不是妹子輕狂三解○因令其自去小人自



有良心亦非設局迷騙四小人也頗愛臉斷不肯出妻獻子五只緣知恩

報恩一兼為妹子終身之計二也替相公打算過讀書人三妻四妾也是

常事算不得破壞相公行止三妹子性情和順頗自明理兼聽小人言語

不得到觸犯大娘的事四釋此釋最要猶只怕他年紀小不會伏侍他也

還是伶俐聞一知二討得人的歡喜五釋此釋三分萬乞相公俯從替小

人留個臉面不要說回去的話前有十漸此有五素臣道你妹子果然和

順一那有輕狂二伏侍小事更不必提他三我知你是正人那有疑心你

的事四妻妾雖是常事但何人不可娶而獨娶汝之妹挾了小恩以越大

法實是行止有虧五答十解止有五答生動難於從命大郎道小人既無

可疑妹子又無不正相公並非有挾而求出自小人之意借小人報恩之

心完妹子終身之事此頂五答在小人既一舉兩得在相公又何嫌何疑

素臣道你我之心雖無嫌疑然明明是嫌疑之地如何可居此不更為詳

疑二字圖大郎道莫說相公是讀書之人見理透徹就是小人讀書不成

也知道豪傑心胸只求自心乾淨不管人議短長相公既無嫌疑則不必

避了若要避便是有嫌疑了求相公詳察因素臣圖推調素臣道昔人

施恩不望報今我救汝妻而收汝妹此心如何過得空說嫌疑將為所屈

大郎道相公何賞望報嘗小人也不專為感恩撇去報字并推空恩小人妹

子得事相公正如烏鴉隨鳳實為小人之宰相公心上何至難過素臣道

私奔婦於密室較之拾遺金於曠野尤屬喪心豈止雖過豈吾輩所肯為

大郎道女與婦異私與妾異竟算沒有救小人妻子一段情節求相公收



妹子為妾就辱沒了小人及妹子并喪了相公的良心嗎此已解明下但動之以苦情

況且妹子現與相公同牀共寢女人所重者廉恥豈有再事他人之理相

公如斷不肯從則妹子必至輕生知妹者莫若兄非導以短見也小人因欲報妻子之恩

而遂致妹子於死不孝已甚羞愧難言生既無以對親朋死亦何顏見父

母乎說罷淚如泉湧大郎之錯在先至此時真如騎虎勢不得下璇姑正在不明不白悶悶的

對鏡梳頭微微歎息忽聽見素臣要去心頭便如鹿撞及見哥子苦留素

臣執意不從早已淚如雨下再聽到哥子未後一段說話真如萬箭攢心

竟放聲大哭起來石氏既替姑娘着急又替丈夫擔憂自己亦甚感傷不

禁嗚嗚而泣補出璇姑石氏情節方不單是大郎一人反覆言辯見素臣三人哭做一片天昏日暗雖使鐵石人亦必下淚也

到此地位不覺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也落下幾點傷心之淚至此而不下淚者非人也

說道你們且住了哭容我細細打算大郎道相公這事沒有打算的總要

相公全我一家廉恥救我一家性命二語激切痛快璇姑道相公若主意不定奴

家只有先尋自盡魂靈兒也要跟著相公的非以死規不過自道其實說罷嗚嗚的哭

得呆了素臣見此光景心內慘然暗暗躊躇事已如此諒沒挽回就是有

負初心也顧不得的了至此始決極表素臣正待開言此一折妙他手斷手不能璇姑見素臣呆

想不言愈加情急說道奴家生死只在相公一言要想昨夜與相公合被

同衾沾身着肉將來若再事他人便是狗彘一般休說外人恥笑就是自

家哥嫂亦無顏相對非反覆以死規素臣乃發其必死之苦情也相公是守禮君子原是奴家

聽從哥嫂旨昧相從自作之孽此轉更深更苦更感得動人將來九泉之下斷不敢怨

着相公只自恨一時錯見永作含羞之鬼的了自怨自艾寫出璇姑本性非欲以此感激素臣



罷復嚎哭起來素臣聽到傷心之處不覺淚涔涔下

至此而不淚涔涔道落下者亦非人也

你這裏牆卑室淺這樣哭法被人聽見怎了我如今情願收你爲妾你可

住著啼哭璇姑正自傷心啼哭不止

此轉奇曲盡過哀之致他手斷不能道

大郎道不要哭

了相公既肯收你我與你快些叩謝

叩謝以實其言劉大捷甚

哭他則甚遂扯着璇姑

一齊磕下頭去素臣慌忙扯起道承你兄妹錯愛是我拘迂累你們悲苦

怎反勞多禮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們放心便了

既允則宜如此斬截

璇姑

方纔收淚大郎歡天喜地自去買菜石氏向璇姑道你陪相公在房寬坐

趁空就梳完了頭

細

我去打米做飯了璇姑撥過椅兒請素臣坐下自去

對鏡重復梳妝梳洗已畢靠著梳檯含羞站立素臣令坐璇姑道個不敢

素臣道妾乃側室並非婢僕下人那有不坐之理璇姑告罪旁坐素臣問

道你今年十幾歲了你名字可是雙全的全字可會讀書識字可會些寫

算技能之事璇姑道奴年十七亡母夢織女星手持機錦投懷而生故取

璇璣的璇字就是母親教了幾個字兒也還寫得上來母親還教過做詩

做對沒有學成就只看得桌子上這幾本書還有許多不明白的哩

此非謙詞

卽四書五經而論如今積學人不明白者矣多

針指是嫂嫂教的也學些算法別的都是不會素

臣道那桌上的算書所載各法你都學會麼璇姑道雖非精熟却還算得

上來素臣歡喜道那籤上寫着九章算法頗是煩難不想你都會了將來

再教你三角算法便可量天測地推步日月五星璇姑大喜道小奴生性

最愛算法却不知有三角名色萬望相公指示素臣道三角止不過推廣

勾股其所列四率亦不過異乘同除但其中曲折較多還有弧三角法更



須推算次形我家中現有成書將來自可學習也不是一時性急的事當  
 將鈍角銳角截作兩勾股與補成一勾股之法先與細細講解正講到割  
 圓之法大郎夫婦已收拾早飯進房令璇姑同喫璇姑請素臣上坐自己  
 側首相陪璇姑心愛算學喫飯時津津而問素臣也將箸醮著汁湯在桌  
 上畫那全圓弧矢弦徑之形逐一指示璇姑資性聰明兼與算法有緣一  
 經指點件件都有悟頭素臣大喜道我畱心算法到處講說絕少會心之  
 人不料你小小女子反有如此聰明海內雖無高弟閨中自有傳人我無  
 憂矣有大資而無師可授有絕業而無徒可傳皆千古恨事喫完了飯一面喫茶一面討過紙筆畫

出幾個三角求積容圓容方的圖形於三邊註明丈尺叫璇姑推算璇姑  
 細看一會在後面餘紙之上也畫作幾個圖形將三邊丈尺增減較原圖

容積各得十分之六素臣拍案道大奇大奇此真可與言算矣因把八線  
 之理細細講解盡又說說了又畫外面午飯拏來也不歇手帶喫帶畫

帶說沒個住頭直到日落西山天色將夜石氏點燈入房悄把璇姑喚出  
 方纔停歇極寫素臣璇姑同好同癖透足十分下文石氏看著璇姑熬笑

不住的說道畫如好姑娘啣膠住了姑夫房門外一步也不出來了你看這  
 些菜蔬都是我一個人收拾出來忙得好不利害你連影兒也不見一見

兒好個文相公并調侃素早辰那般古怪鐵青了面皮人也嚇得煞的真  
得調侃這會子說也有笑也有像小孩子捧著糖菓兒的素臣聞之亦當失笑真個要

算姑娘的手段高着哩仍歸到如今哥哥等着你說話只此一句你且去  
 說了來好請教你顯的儉仔法兒情生文耶文生情耶尤妙在如此風流調笑語俱出自三貞九烈人口璇



姑脹紅了臉羞得要命的大郎在外間屋裏咳着嗽兒畫忙走出去只見

大郎在桌上打開衣包提出一件大紅綢外蓋一件月白綾夾衫一件縐

綢衫一條紅綢袴都是半新的一個緞子包頭一條秋葵色汗巾一副大

紅絲帶都是簇新的說道昨日還是私下的事如今說明了也要像一個

樣你拏進房裏去換了出來拜了祖先在壽星前磕箇頭好與文相公成

親璇姑向石氏道羞答答的怎好進房去換極寫璇姑端品石氏笑道該姑娘好

害羞如聞其聲啣成日躲在房裏金鈎鈎不出來哩如今倒怕進房起來了古

聖賢豪傑為世所疑至於千古不見我手裏托着酒菜去擺羹飯了竈前

齷齪齷齪滿地都是汁湯汁水難道好到天井裏去換不成也是滿地雞

屎在那裏不怕污了衣服嗎你只進了房自然不會害羞了調笑風流語俱出自石氏

璇姑却想起一個地方抱了衣服竟向哥嫂牀上脫換將舊衣拏進房

中藏放忽見牀尙未鋪此亦類上添毫法半日出神慌忙鋪好對鏡換了

包額理一理鬢細髻低著頭三字走出房來外面大郎石氏已經拜過祖

先上過兩回酒了璇姑出去拜了又上了一回酒獻過湯飯焚化了紙錢

收拾過去供上壽星紙馬齋獻已畢送了神石氏把供獻撤去大郎請出

素臣順手撥了房內一張椅子細而朝北擺着細鋪下一個洋布大包細

說道今日是喜日等妹子見了禮好喫合歡酒兒璇姑深深下拜素臣口

說不消已是拜了四拜復請哥嫂見禮垂淚下拜大郎夫婦一齊拉扯勉

強拜了兩拜此勉強是違兄嫂之意大郎石氏將獻壽星的通宵銀蠟各

執一枝照着素臣璇姑入房換去油燈細送進酒菜撥進桌椅細在牀前



安放用方桌不用梳桌鋪滿了一桌雖無鳳髓龍肝頗有山珍海錯極寫

大郎斟了一大杯酒說道小人不在這裏伺候叫妹子伏侍罷請相公滿

飲此杯素臣道聲多謝接過來乾了大郎又斟上一杯道相公喫個雙杯

與妹子成雙到老未能免俗素臣又喫了素臣喫酒之時石氏也遞了璇

姑兩杯細大郎夫妻方行告退石氏將一方白綾帕子悄悄的塞在璇姑

袖裏細說道你不可出去俗我們自添酒送飯進來璇姑問道帕子做甚

石氏笑着低低的說道停會上牀去自有用處停會必用無疑璇姑知道

不是好話紅了臉不敢則聲石氏帶笑的去了璇姑此時覺與素臣較前

熟落親親密密的斟酒勸菜一換了些細軟衣服體態愈覺輕盈二又且

人違言事笑逐顏開眉目之間另有一種風流情況三到得飲過了五六

杯酒那瑩句的嫩臉上泛出柔柔桃花更是可人四素臣此時雙提此時

文字心無二念只怡然安享溫柔之樂一眼看著絕世佳人二千柔萬順的

百般承奉三更喜聰明好學算法得有傳人四○情各四種似乎板對而

臣之快心則又極流利之致尤妙在反襯如有心裏暢快不覺飲至醺然

素臣恐又像昨夜那樣大醉就止住了璇姑見素臣已有酒意亦不復勸

大郎還要送進酒來被石氏阻住道今日是姑娘吉期畢竟女人在快些

送飯進去罷飯畢兩人洗過手脚璇姑伏侍素臣睡下除了插戴脫了衣

服把綾帕藏在褥下跨上牀來素臣掀開錦被放他鑽入被中舒手過去

枕了璇姑粉頸把一手替他鬆了鈕扣脫下裏衣復將袴帶解開褪下袴

子璇姑不敢推拒任素臣解卸素臣此時安心受用著意溫存二句將粉

串說

第五回



頸輕勾香腮斜貼一手把璇姑身子撫摩璇姑正在情恩迷離香魂若醉  
以上瑣述脫衣褪袴勾頸貼腮等事殊累筆墨而忽覺素臣那手如有所  
以反襯如有所驚一筆則靈變之至矣奇文妙文驚一般收縮不迭停了片晌把手抱佳璇姑纖腰將一腿屈入璇姑膀裏  
讀至此方知士兩此文交股而睡絕不動彈了字及瑣述一段之妙璇姑係驚弓之鳥覺道又  
有變頭心上頓生疑慮倘此番又成畫餅豈不更加羞恥一陣心酸早流  
出兩行清淚滴在素臣臂上正是

疑雨疑雲難入夢

迷花迷柳不成春

總評

寫素臣却色一却鸞吹一却璇姑一却素娥接踵而至易致複沓之  
病乃絕不犯複且至無一字一句一情一節略見雷同如畫美人者

同此眉目同此口鼻同此髮鬢同此肌膚而傳神阿堵或則倜儻風  
流或則端莊閑雅或則胡天胡帝或則宜喜宜嗔神情面貌無一雷  
同者畫至此乃為高品文至此乃為奇文

却鸞吹於曠野古廟却璇姑於密室牀幃此地之不同也却鸞吹止  
兩人面論却璇姑有哥嫂儼言此人之不同也却鸞吹並未沾身却  
璇姑已至交股此勢之不同也却鸞吹一刀兩斷却璇姑藕斷絲連  
此情之不同也却鸞吹遂為兄妹却璇姑終為夫妻此事之不同也  
同一却色各各不同至於如此豈非奇文

文家有特犯之法既却鸞吹即却璇姑甫却璇姑復却素娥此特犯  
也寫璇姑既有五不同以不犯犯之矣接寫素娥則不犯鸞吹必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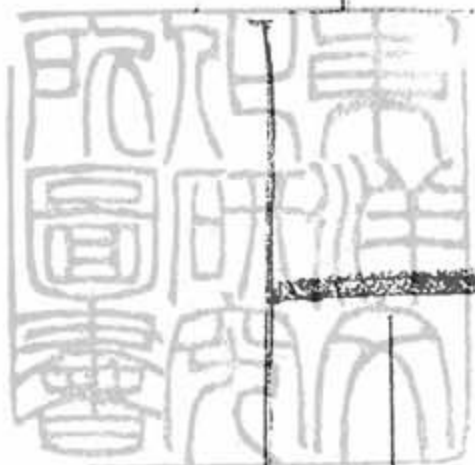
璇姑不犯鸞姑必犯鸞吹夫特犯者特不犯也真至於犯法安在耶  
今觀其却鸞姑既與却鸞吹全不相同矣復與却素娥似同而實不  
同似同則不犯鸞吹實不同則不犯璇姑此又神於法者也故素娥  
之密室牀幃與璇姑同並頭交股與璇姑同終爲夫妻與璇姑同而  
璇姑迫於兄命素娥誤於淫藥璇姑只圖見收素娥卽求歡會璇姑  
驚弓不已素娥得水卽解璇姑不敢撫摩終止嚙唾忍受素娥急求  
救命幾於欲殺欲割絕不犯復且至無一字一句一情一節略見雷  
同者有此變化乃敢一而再再而三以特犯之

以璇姑之品格欲其揭被挨睡此斷斷不能之事而已允兄命自就  
素臣又必得如此方可謝兄嫂跪求之意文至此幾於窮矣作者因  
取煉金成液之意用十漸法以屢鍛而屢鎔之使百鍊剛者不得不  
化而爲繞指柔較西廂記所云一見那人兜的便親者立意高下奚  
啻霄壤之別夫一見風流年少而兜的便親者少艾淫娃之所同也  
西廂記可以解釋鶯鶯此書何可以唐突璇姑故必用十漸法以柔  
之而仍止於嚙唾忍受然後璇姑之端品乃見緣作西廂記人胸中  
止有少艾淫娃兜的便親之邪情而無端女淑媛必待十漸始不得  
不化剛爲柔之正情故自卧於地以讓作者之高置其身於百尺樓  
上也嗟夫

石氏調侃璇姑及素臣一段特特顯出素臣之誨人不倦璇姑之篤  
信好學不厭其嗜有同癖而臭有同心也此時兩人心目中祇有此



勾股鈍銳一事雖遇迅雷疾風山崩川湧亦且不聞不覩何復記憶  
昨宵之虛度春風今早之先號後笑并計及此夜之真赴陽臺也耶  
素臣璇姑至勾頸貼腮之時讀者拭目觀其如何雲雨如何雲收雨  
歇如何同夢矣乃忽有絕不動彈之事讀者試掩卷深思十日必得  
其故勿急看下文也





所入  
圖  
書

